

# 1922年

## 《踏灯词》叙

自昔银花火树，试灯咸重上元。独吴根越角间风俗间有异撰。我乡芦漪、梨湖，岁以中秋为灯节，而斜塘则在孟冬。于时，霞绡雾縠，斗媚争妍，有一市若狂之概。箠人剑客，夷犹跌宕其间，借琐耗奇，亦居然徘徊踟躅而不能去。狂情一纵，豪咏斯繁，此《踏灯词》所由继《冶春》而作也。温磨顽艳，信无间矣。顾余独有献箴者。当辛酉初春，南都未建，北虏方张，中原无主，国脉再绝，几几乎三辰黯而九宇昏，诸君子感韩偓之香奁，赋义山之锦瑟，歌也有思，哭也有怀，其缠绵往复也固宜。背夏涉秋，天旋地转。周虽旧邦，景命维新，盖自今大总统正位羊城，西巡邕桂，誓师讨贼，不与邦昌、刘豫共戴履两间。一时民气裔皇，山崩谷应，若流水之赴壑。吾侪即未遑仗剑从军，飞书驰檄，效枚皋陈琳之所为，而饶歌之奏，凯旋之章，凡在含生负气读书识字者，畴能自掩其忠荃，则诸君子沉酣

颠倒，一往而不返，无乃过乎！朱明之季，延平王以舟师入长江，窥南都，虞山发愤，和少陵秋兴至数十叠。而徐闇公叙张苍水诗，且以黄钟大吕之音，卜国命之未衰。前贤踪迹，非必吾党所宜蹈，要其恳款之忱，实足为后人矜式。余愿与诸君共勉之已。十一年一月十日，柳弃疾叙。

（录自《磨剑室文三集》）

## 《冶春》《踏灯词》合刻跋

右《冶春》《踏灯词》各一卷，斜塘诸君子作。余既为录而叙之矣。媵以《酒楼倡和集》一卷，犹冶春踏灯意也。昔胡清嘉、道间，青浦周阜南（郁滨）赋《月下纳凉词》二绝，一时属和者无虑数十家，吾邑沈云巢（璟）为哀次成帙，其言曰：后之采风者，必将以为梦得醉吟之比，非仅谱之红牙檀板间也。今诸君子豪情胜概，未知视阜南辈何如？余则窃比云巢云尔。尔移写既竟，为赘数语如此。中华民国十一年一月二十有七夜，弃疾跋于红梨馆中双红烛下。

（录自《磨剑室文三集》）

## 吴悔晦先生诗集叙

慈利吴先生悔晦之诗，吾友醴陵傅尊所谓合李之豪、杜之炼、韩之奇、苏之横为一手者也。顾余以为读先生之诗者，尤当知其人与世。慈利山国，水深土重，先生秉庞洪博大之气以生，度量恢廓，抱负骏伟，所学兼儒墨名法纵横诸家之要。丁清季佹僂，耻以空文垂世，锐然欲自治其邑，卒为乡里豪猾与夫奸胥墨吏所齟齬。尝以北山开垦与厘革兵米两端，累遭弹射。又著慈利县书，笔墨简古，与武功朝邑相颉颃。而纤人摭其指斥之语，飞章告密。至于焚书毁板，终以唐才常党狱钩染，讼系经年，仅而获免，杜门削辙，一纵于诗以自见，而诗乃益进。逮共和肇建，为议员长沙，又尝参其门人唐生荆州戎幕，多所规划。既见袁氏擅权，而南中执政者劣薄无大志，乃拂衣归。其后汤芑铭、傅良佐、张敬尧之徒交乱湘局，慈利亦群盗如毛，不可以居。不获已，复流寓长沙，绝口不与闻政事。然其伤时念乱悲天悯人之意，盖未能一日忘也。夫先生之身世如此，则其诗又安得而不工哉！尝怪世之言诗者，薄植寡学，又无恢宏之气跌宕之才，徒以寻行数墨，

沾沾自喜；或借艰深，以文浅陋，叩其中实枵然无所存，此其人视先生之诗，不当愧汗面赤咋舌噤口耶！弃疾无似，于先生不能效螻蛄蚊子之长，而先生谬采虚声奖借过量。今于诗集之重刊，又使弁其简端，既惕然于盛意之不可负，而雷门布鼓之无当。因写所见，质诸读先生书者，非敢自以为知先生也。中华民国十一年一月，后学吴江柳弃疾敬叙。

（录自《磨剑室文三集》）

## 从弟率初《金阊纪事诗》叙

《金阊纪事诗》者，从弟率初车唇马背之所作也。弟以贾生之弱岁，抱平子之四愁。王裒伏案，久废莪篇；鲍照驰书，重悲雷岸。行吟披发，人嗤正则之狂；歧路回车，独下杨朱之涕。盖渺渺兮愁予，信落落其寡合矣。何况麋台虎阜，羈思不春；剑气箫心，霸才无主。怆今吊古，不亦宜乎！则有陆子简敬者，我先叔考之女夫，而亡妹蓓雯之故婿也。迢递华胄，江东久重士龙；磊落襟期，研北独推雏凤。与弟以肺腑之周亲，缔金石之雅好。鸾轸虽断，鸥盟不寒。爰挟新人，重寻故侣。浮家泛宅，依稀少伯当年；青笠绿蓑，仿佛玄真再世。而弟也痛荆枝之无命，枕席犹有泪痕；感石友之多情，缣素不妨同视。于是追随梁孟，跌宕园林。香车宝马，遨游阿黛桥边；渔火江枫，凭吊寒山寺里。访美人之眉黛，响屐廊空；问谊士于屠沽，专诸巷冷。长谣短咏，并入篇章；此倡彼酬，遂增卷帙。汇而录之，固其所也。将付梓人，属为弁首。仆谢池梦草，久愧客儿；吴市飘蓬，深怜予季。闲情一赋，任遭嗤点于齐梁；蠹简百年，愿共撑持夫文献。倘对床之可践，他年重

话离愁；庶绝业之能成，此卷特其嚆矢云尔。十一年一月，松陵胜溪柳弃疾。

（录自《磨剑室文三集》）

## 许平阶遗著叙

芦漪许子盥孚将刊其亡兄平阶遗著，嘱余为之叙。余未识平阶，无毫末情感可言，读其诗若文，年少未深入作者之室，又末由为谀辞，唯有以才尽谢之而已。顾盥孚未测余旨，固请之，余则固谢之，相持而未能下也。会余游斜唐，饮于卖浆家，为《乐国吟》三十五章，索盥孚和，盥孚初歃血而终背盟，百计以饵之弗入吾彀，乃正告之曰：子和我《乐国吟》，我将叙平阶矣。于是盥孚大悦，和诗三十五章，不逾瞬刻而至，余遂不得不叙平阶。夫先生为兄，后生为弟。异萼而同跗，同源而万流，其相亲相爱者宜也。积数千年大家庭制之流毒，重以遗产之争，乾猴败德阋墙而称戈者多矣。生且不惮殄兄之臂而夺之食，而奚有于身后之名？今盥孚独拳拳焉，唯平阶之不传是虑。信盥孚之恭抑能尽友道如平阶有以默感之欤？平阶家贫，学儒不能竟，中弃而为商，弱冠遽殒。所留遗者仅此，其传不传未可知，宜盥孚之跼然不安而欲得余一言为玄晏也。虽然余尝稽之乡先辈矣。山矾一集江湖小才耳，卒依附灵芬驰名日月之表。吴云璈之弟颖叔，无只字可传，而



读《盥簪诗》者不能忘颖叔，则盥孚欲不朽平阶当先自谋其足以不朽者。粉榆文献之传不绝如线，名山而可怀也，古今人何遽不相及哉！昔昌黎志兴元尹，吾家柳州志温县簿，均以其弟之请。盥孚之用心庶几似之，而余则非其人也。聊写所怀遗之，文虽弗工，不敢为不衷之辞，犹吾平日面目云尔。中华民国十一年一月，同邑胜溪柳弃疾叙。

（录自《磨剑室文三集》）

## 陈秀元女士《丽湘阁杂掇》叙

自贱儒倡无才是德之说，跻闺房于岸狱。所以束缚禁锢之者无所不至，而女子之聪明智慧亦遂销灭于无形。籀四千年文学之史，颂椒咏絮乃为例外之创获，视之如凤毛麟角焉，岂不堪深悲大咤哉！海通以还，竞尊女学，则谓风云月露之辞，无裨于人家国，而称诗者仍鲜乎若晨星。夫物不得其平则鸣，诗也者，亦聪明智慧所表见，而托于风云月露以自致其缠绵者也。故曰意内而言外，则庶几乎其近之矣。宁乡陈女士秀元为我友汉元女弟，年少能诗，近以所著《丽湘阁杂掇》索叙，盖有得于意内言外之旨者，因书此归之。他日质诸汉元，其以吾说为何如也？中华民国十一年二月，松陵柳弃疾叙。

（录自《磨剑室文三集》）

## 唐少衡曼痴室诗话叙

淮阴踞长江下游，韩王孙之故里。其民秉沉雄果毅之质，雄冠剑佩，不惜借交报仇。词人墨客，发为春华，则悲歌慷慨，不可一世，有横槊摩盾之风，盖其天性然也。余于亡友周实丹烈士见之矣。实丹死国难，从游者周人菊、张雪抱咸坎壈不得志，音问久绝，余遂少淮上文字之交。比者儿子无忌负笈海上，书来言其本师唐少衡先生，治葩经屈骚之学，自古诗十九首、苏李赠答之作、曹刘倡和之章，下逮六代三唐宋元明清诸大家，靡不含其英而咀其华，以是握管有作，辄神与古会。曩辑《曼痴室诗话》若干卷，将付杀青，属乞余一言为弁首。问唐君籍贯，则淮阴。问其所交游，则固实丹之盟兄弟也。呜呼！无尽庵荒，秋棠梦冷；黄垆涕泪，碧血山河。自实丹之亡，唏嘘太息，私谓《广陵散》从此绝矣。何意永嘉之世，复闻正始之音，乃犹有唐君其人，继实丹而起，执淮南骚坛之牛耳乎？诚悲喜交集，不自知其哀乐之过情也。爰书胸中所耿耿者贻之，岂曰徇儿女子之私请哉！质诸唐君以为何如？

（录自《磨剑室文三集》）

## 《迷楼续集》叙(代从弟率初作)

《迷楼集》既成之一年，余羈栖吴市，不获返东江，从兄安如豪兴未阑，迺拏舟理旧约，巢南、十眉亦自海上来会。笑桃门巷，人面依然，喜可知也，感亦随之。兄赋性磊磊落落，自负为刘越石、温太真一流人，既无当于世，益以声诗自放。冬郎孤愤，唯托香奁；杜牧狂言，乃惊红粉。足以知其寄愁，无天埋忧无地矣。叠韵之作，以孤军当众敌，十荡十决，七纵七擒，虽非诗家正轨，要不失为一代颠倒英雄手。今春邂逅千人石上，悉出丛稿命读，觉十指拂拂间，犹有霸气流露。爰辑而传之，以续前集。语云：古之伤心人别有怀抱，其兄之谓乎？如曰泥犁地狱中又添一重公案，则吾岂敢！十一年双五节，吴江柳遂叙。

(录自《磨剑室文三集》)

## 我之国会观

恢复旧国会，现在又渐渐成了一句时髦人的论调了。军阀的利用，政客的勾引，且不必讲，照他本身五个大字，先就不通。

黎元洪非法解散国会，当然要恢复，这句话是谁也不能反对的。但从孙大总统第一次到广州创义以来，国会自行召集，早已成为事实，中间虽经过北庭的诡计，勾串岑春煊、陆荣廷、李根源等百方的破坏，而国会中健全分子，兀自继续不断的奋斗，行使着他们的职权。那屹立在广州的非常国会，就是现在中华民国唯一的正统国会了，还有甚么旧国会，要劳军阀政客们费心恢复呢？

本来是国会中的人，却抛弃了天职，去琵琶别抱的，这些人屈指数来，投降了北庭做经济调查会会员的北庭寄生虫；在南方做自命为政系桂系的羽翼；忽南忽北，翻云覆雨，不南不北，患得患失的鄙夫。他们早已自己把国会议员的资格，从良心上宣布取消了。牵动着这一大批傀儡，想搬弄出好戏来，这是他们军阀政客的国会，绝对不是我们中华民国国民所能承认的。

人家问：“中华民国总统吗？”老实答应声：“有！现在韶关誓师北伐的孙大总统，便是我们中华民国唯一的总统！”

再问：“中华民国国会吗？”老实答应声：“有！现在广州行使职权的非常国会，便是我们中华民国唯一的国会！”总统也有，国会也有，在法系上讲来，我们的中华民国，原自金瓯无缺，要国民能自己行使权力，把民贼驱逐掉就得了。一班丧心病狂的，有总统而不承认，有国会而不承认，却要异想天开讲什么国是不国是，这真是中华民国的乱臣贼子！

（载 1922 年 5 月 22 日《民国日报》）

## 周賡唐追悼会启(代)

今夫西山木石，千秋精卫之魂；南海波涛，一掬子安之涕。何况英英露爽，终军弃襦之年；郁郁摧铍，贾生赋鹏之岁。五极曰凶短折命也，何如斯人竟厄沦胥人亡！堪恸者乎。如我同学周君賡唐者，裔出清门，性标夙慧。胜衣就傅，早传辨日之聪；毁齿横经，便擅夺席之誉。十行俱下，不废嬉游；三隅可反，奚穷占毕。盖人一而已百，故事半而功倍。其卒业于吾校也，年才十有二耳，于是枫江负笈，葑水从师，三舍既退夫病魔，五载遂专于绝业。畴人布算，追勾股九章之遗，海客谭瀛，夸俊髦一时之选。楷模多士，居然太学生徒；腾蹕英姿，犹是弱冠岁月。宁非乡间之东箭，家国之南金哉？尤复慕义如渴，诲人不倦，乘休沐之馀闲，进后起而授业。一堂絃诵，弘绛帐之宗风；匝月勤劬，参青箱之慧业。功迹著于党庠，口碑载夫道路已。何天不吊，实降厥凶，作胜游于明湖，假归途于鹤市，轴舫横江，行李一篋，时则黄尘匝地，赤日中天，偶扣舷以当风，遽骑鲸而捉月。临流击楫，空怜士稚之雄心；抱石怀沙，竟逐三闾之芳躅。甘泉祠畔，风惨惨而招

魂；秋禊湖头，月凄凄而归骨。闺中制誄，那堪徐淑新婚；堂上丧明，忍见卜商投杖。行路为之酸鼻，亲朋为之涕洟。爰举追悼之仪，用志存歿之感。呜呼！黄鸟兴哀，三良谁赎；白龙变服，万纪衔冤。问覆舟于圣人，恸岩墙于君子。范金刻石，明知无补幽冥；激浊扬清，藉以昭兹来许云尔。

(录自《磨剑室文三集》)



## 郑咏春家传

君姓郑氏，讳传，初名之兰，字伯凤，号咏春。先世居歙西长龄里，明季有迁吴江盛泽者，遂为吴江人。曾祖以泰，祖恭燮，字孟调，怀才未展，盛年夭逝，名在邑乘。考慈毅性纯孝，以干才著称里党间，兴学庀商，功施烂然，即弃疾外舅二貽翁也。翁娶于王，继杨及仲，生男女子各三人，君次居长，甫五龄而王太君歿，赖祖妣张节孝君躬自抚育，以迄成立。少负俊才，读书能文章，年十六赴博士弟子试不第。会二貽翁方秉节孝君命，创黉舍于家，君偕弟之蕃横经肄业焉。既负笈鸳湖、浔溪间，遂入震旦学院，居久之，转复旦公学，时民国纪元前六年丙午也。明年丁未，之蕃西渡海留学美利坚。又明年戊申，君毕业复旦公学，即就江苏高等学校之聘，旋兼铁路学堂讲席。民国元年改任省立第二工业学校教授，计主讲吴会前后一十有四年，门下成才之士以千百数。其诲人也，孳孳不倦，倾所知以相授，无毫发秘惜，虽耽博奕，一不以废课事，故生徒咸爱重之。性躁急顾坦白无城府，为人谋若己出，意有不可，抗言争之，人鉴其诚款，亦终弗怨也。体素羸，

二十后忽丰伟。八年秋居二貽翁丧，家累攸心，渐复毁瘠，十一年九月九日猝以脑充血疾歿吴门旅邸，距生故清光绪丙戌四月十二日，春秋仅三十有七。才丰而命啬，德劭而遇蹇，悲夫！配徐夫人佩仙，未逾年卒。继配施夫人汝萼。子重，施出。女葆，徐出。芳、芹、蕙、蓉俱施出。君仲弟之蕃最友爱，出嗣大宗，后主讲清华学校，南朔间阻，去家万里。季弟永未冠，就学茗上。子女最长者不逾十五龄，寡妻弱子，茕茕在疚，门祚衰微，哀感何极哉！之蕃痛遗孤藐小，不能述德，征言以弃疾附至亲骨肉之谊，命撰家传。义弗容却，用陈梗概如左，冀当世立言君子览焉。

论曰，岁在丙午，君女弟瑛实下嫔弃疾，时君家一门鼎盛，张节孝君犹健在也。丁巳始哭节孝君，己未哭二貽翁暨外姑仲太君。及今岁壬戌乃遽哭君丧焉！六年以内遂殒三世，榱崩栋折，将长龄之遗泽中微耶？天地之道，否极必复泰昌。二貽翁之后者吾不能无望于永与重已。妹婿柳弃疾谨撰。

（录自《磨剑室文三集》）

## 《慰志汇编》叙

居今日而言妇节，非愚则迂矣。夫人禀天地之气以生，无男女一也。自男权专制之局成，所谓纲常名教之大防，责备女子者独严，束缚驰骤，几乎尽剥其天赋之自由，奇冤殊酷，极数千年而未有已。此宜忧时愤俗之士，蹶然而起，撞钟伐鼓，为嗷嗷婉婉者鸣其不平，而班昭宋尚宫之绪言，遂无复一顾之价值也。然则曩之以节烈称者皆非欤？是又不然。昔鲁人猎较，仲尼亦猎较；泰伯适荆蛮，披发文身。彼习惯风俗，在其全盛之时，自具弥纶一世卢牟六合之权力，虽有贤者畴能自外，亦唯勉自振拔蕲为时代之完人而已。要其赋秉之厚，情感之重，抱牺牲责任之心，坚苦卓绝，千百折而不回，吾人固不能不加以相当之赞美也。尝谓昔之女子，其伦理主于对家庭，故以守成为重。今之女子，其伦理主于对社会，故以独立为先。若夫人格之信条，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则固无间于新旧男女。易地以观，岂不可借鉴哉！余创女权论二十年，今稍稍见萌芽，而缙绅先生类以为非是。顷同邑张丈伯华有《慰志汇编》之辑，所述皆节

烈事，顾不以余为不肖，属为叙言。因扬摧之如此，初不期与群公之议论相符也。中华民国十一年双十节后五日，吴江柳弃疾叙。

（录自《磨剑室文三集》）

## 《壬戌诗选》叙

魏塘余子居海上，辑并时酒徒词客所为诗，得如千卷，颜曰《壬戌诗选》，纪托始于是岁也。昔在朱明之季，中原鼎沸，而大江以南，论文结社无虚日。云间好事者乃有《壬申文选》之作，卧子、彝仲、闾公辈咸挟槩弧先登，其后诸君子，或死或隐。东市横尸，西山抗节，高文典册，与青磷碧血同照耀日月之表。今余子为此书，倘亦有尚友古人意耶。建国以来十一稔，乱且益亟，自粤都之变而海内无正统。彼紫色蛙声，颯然踞炉火之上，日以发号司令为事。孔融鲁国男子，不能剑及屣及，声大义于天下，徒怀铅握槩，据管城墨池以自封。仆与余子诚有不胜其惭恧者。抑所南心史，姜斋噩梦，迟之数十百年后，而卒刈其果。持此坚贞，锲而不捨，文人之笔，或烈于战士之枪，觐国者忍遽谓秦无人哉。至于笺锦瑟、集香奁，昔人于义山、冬郎，已有定论。屈平倦念宗邦，托辞香草；元亮耻臣异姓，乃赋闲情。事诚未易一二为流俗人道也。狂言惊座，辄为余子一发此覆，余子知我者，其谓我何。中华民国十一年陈逆叛国后百有五十日吴江柳弃疾叙。

（载 1923 年《南社丛刻》第 22 期）

## 沈先生伴渔七十双寿叙

弃疾自胜溪移家梨湖，去蚬江三十里而遥，顾群从昆季，卜宅斯土，拿舟过访，岁必再三，遂尽识其地之贤豪长者。若夫耆英寿考齿德俱尊一方仰之巍然如鲁殿灵光者，则自陶先生小沚外，吾必以沈先生伴渔为巨擘焉。先生生通德之门，性慈祥岂弟，与人语恂恂唯恐伤。尽瘁社会数十年如一日，先后设施悉详陶先生所撰文。才子君崇、君甸，龙优豹劣，称其家儿，与弃疾投分甚深。姊子陈巢南，僚婿子叶楚伦，妇兄子王玄穆，咸当世恢奇倜傥之士，于弃疾为文章道义交，因是得以子姓礼见。每过蚬江，从诸君诣南湖草堂，叩先生起居。辄置酒留饮，酒酣以往，激昂今古唾沫俱飞，或竟下榻，高吟达旦，先生怡然顾而乐之，弗恚其狂也。尝谓大人君子伏处里巷，无赫赫之功，而后起少年，英多磊落，每隐然奉以为依归，俨众星之拱北辰焉，若先生者殆其人欤！生平与陶先生交最挚，陶先生湛精经术，博闻强识，故书雅记，历历如数家珍，百里内无与抗颜行者。先生德胜于才，休休有容，不言而信，不介而孚，其于陶先生如蛩之与驹也；如驂之有靳也；

如罗浮两山之离合；而太岳双峰之揖让也。蚺江千顷，波涛苍莽，得白头二老，雍容啸傲，坐镇雅俗，谓非叔世之鸾麟，而人伦之侨肸哉！先生德配王夫人，婉顺有妇德，以贤声著里党间。十一年壬戌秋，为先生夫妇七十双寿之辰。陶先生先为寿叙；巢南颂以文，楚伦、玄穆咸各有所撰述，亦既玃玉充筵，文锦盈筐矣。君崇嘱陈君戡人传语，谓弃疾不可无一言。陈君者，年少负奇气，盖陶先生之外孙，而弃疾素以弟畜之者也。弃疾恇昧，窃念先生懿行，陶先生与诸君言之详，无俟弃疾为貂尾之续，而平日所拳拳于先生者，又不敢终闷。用是吮笔舐墨私效其芹曝之献，先生览此，倘亦掀髯长笑，谓孺子知我，与王夫人共浮一大白乎？是为叙。后学松陵柳弃疾。

（录自《磨剑室文三集》）

## 张先生季琴六十寿叙

维中华民国十一年壬戌冬月日，为盛湖张先生季琴六秩之辰。介其从兄百获老人督一言为寿。先生为先外舅郑二貽翁渭阳，于弃疾尊行也。弃疾馆甥郑氏十七年，识先生之日久，瞻丰采而聆言论夙矣。虽甚不文乌可以无辞？先生出宋儒南轩公后二十九世，家世清华，渊源诗礼。当逊清庆、光间，杨辛甫、周柳初创红梨之社，有筠友、薇人、香吏诸贤狎主齐盟。仲壬甫辑《留爪集》刊其遗诗，世称三张，先生则薇人之孙也。生而负俊才能文章，早岁即著声誉宿间，以诸生领秋荐，名益雀起。寻下第春官，首藉睢宁，非所好也，居久之谢病归。归而主讲乡校几二十年，性跼弛跌宕，不屑屑中绳墨。年虽高意气豪迈甚，讲学之暇辄从酒人游，饮酣耳热，大睨高谈，四筵为之喑哑。凡携菹六博少年所驰骛者，罔不色喜染指，杂宾满座，樽酒不空，弗以为瘁也。其为人神完而气固，外物不足以撓其心，故须髯黝然，颜如渥丹，似有得于养生导引之旨者。令子天放君治农轩之学，斐然有闻于时，能以色养，一门雍雍然。先生顾而乐之，由期颐而大耋，殆未有



艾欤！外祖姑郑母张节孝君于先生为女兄，雅相友爱。弃疾述昏之岁，先生自睢宁归，往来郑氏甚密。十年以还节孝君暨先外舅先后去世，妇兄伯凤继亡，而先生乃如鲁殿灵光之巍然独存，且据鞍矍铄无异畴曩。百获老人行年六十有三，亦康强寿考。唯日孳孳以征文考献为务。先生恒乐助之，埧倡而箴和，若蛩駘之相依也。观两家之盛衰，盖郑之人多夭，而张之人多寿，人事之不齐，天道之不可知，不又可感慨哉！弃疾驾下，文质无所底，尤弗善为谀辞，率尔操觚，庶几万分一不失先生之真面目，奏记于几杖之前，聊侑一觞，先生其以为何如也？

（录自《磨剑室文三集》）

## 《乐国吟》叙

九年冬，余始过蚬江迷楼，归而绳其事于友人余其鏊。其鏊笑曰：子之乐止此邪？吾斜塘固亦有酒家在，其人颇英武，喜结交江湖流宕之士，名在党籍，又具眼能识人，如武负之心赏歌大风者，文儒武侠，两不废也。子曷从我游乎？则足以拔杨屢顾媚之帜矣。余欣然诺之。人事逼促，其鏊避仇走海上，余亦以妇病谒医，栖栖吴淞、虎阜间，十年十有一月乃克赴焉。时其鏊挟陈去病至，王德钟亦自蚬江来会，轰饮者三日夜，沉酣颠倒不知所纪极，初成《蓬心草》三十五章，友朋多赓歌为和草，稍稍广之，则续草、补草且灿然大备，而《乐国吟》于以镌琬琰矣。其曰“乐国”者，其鏊所以名酒家云尔。呜呼！辛壬之交，神州几几乎有中兴之望矣。王师北伐，度庾岭而饮马章江，破竹之势已成，苟无沮之者，捣黄龙不难也。故余集中屡及之，答徐毅、沈德镛诸作，恹焉欲追铙歌鼓吹之遗，岂特虞山秋兴哉。天不相华国，出师方捷，蝥贼内讧，十年之功废于一旦。豨之肉不足食，而吾诗亦遂为子敬之大言，宁非贾生所痛哭而流涕者耶！伤心人语，诚不忍如所南

心史，錕以铁函，麻沙百本，脱手而流传焉。世犹有解人乎？苟得斯编，当持谢翱竹如意登西台而歌之，勿徒赏其风华傥荡之词，则庶乎知我心矣。中华民国十一年岁不尽七日，刊将成，李宁私淑弟子柳弃疾自叙。

文成后一来复，得滇桂诸军竞起讨逆之报，桑榆之收其犹可及乎？当浮三大白祝之已。十二年元旦，孙大总统南都建国纪念节。弃疾又记。

（录自《磨剑室文三集》）

## 徐架珊先生《东山诗钞》跋

余往来白岷江上识徐子弘士夙矣。去岁冬，出其先德架珊先生所著《东山诗钞》相示，索余一言，余受而读之。知先生为吾乡袁稻香、吴柯亭高弟，稻香著《牧笛吟》，柯亭著《守拙斋集》，诗学渊源，薪传一脉，固非漫然者。而卷中酬唱赠答诸公，或萃鲟溪之英，或撷鲈乡之秀，大都方闻博学之士，切磋琢磨以相与有成，宜其斐然成章丹铅盈帙也。闻先生与郭祥伯同讳，当时因有郭麀，徐麀之称。今观此集，虽未敢遽望灵芬，要亦道，咸间贞丰里一作手矣。集为先生自定，不下数百首。曩者陶沚村前辈曾撮其菁英，都为一佚，寿诸贞木。惜岁久遗佚，原板已不可问，即流传之本亦有无从购求之叹。弘士嗜风雅，笃伦纪，倘能重取而刊之，亦继志述事者所有事也，余旦夕望之矣。

（录自《磨剑室文三集》）

1923年

《悟生丛草》叙

余家与赵田袁氏，世敦编紵之好。九年冬余过芦墟，识袁君翼青，酒酣耳热，笑语极欢。越两载，君介友人沈长公奉其先德悟子先生所著《悟生丛草》若干卷，索余一言。余维分湖之袁，发祥于柳溪之净池，代有哲人。其先讳称者，从文丞相北行，殉柴市之难，成仁取义，大节炳焉。数传至杞山先生，负文经武纬之奇，抱故国旧君之痛，誓不北面燕藩，流离奔窜，垂老始宁厥居，唯以教子为务。菊泉、怡杏、参坡，世纘厥绪。浸昌浸炽，著书满家。徐武功称其父子之间，举千古绝学，自相授受，遂使旋乾转坤之略，辅世长民之蕴，尽在蓬门斗室中，非虚誉也。了凡始登仕版，讨倭之役，参赞戎机，足以稍摅厥志矣。顾为忌者中沮，功迄无成。若思作令粤东，遭逢荒歉，尽瘁以歿。四履怀才抱奇，遭南都之变客，故魏国公徐弘基于家，思举光复之帜，田陆为崇，遗书荡焉。故家乔木之遗留，不

与三百宗社同其悠久哉！胜国以降，承平日久，悲歌慷慨之风，稍稍衰歇。独铁山以风雅好事著称，为王铁夫、赵药亭所引重。群从子姓，多观感兴起。厥后午亭以孝行传。松巢以文学传。而悟子先生于了凡为十世孙。祖午亭而称松巢，宜其家学渊源之有自也。先生笃行敏学，尤敦伦纪，治儒先性理之书，参以二氏，盖有得于了凡立命之说者。其于诗古文辞，以余力及之，不规规于雕章琢句，要亦彬彬乎质有其文矣。翼青闵潜德之未彰，虑楹书之失坠，慨然欲寿诸贞木，备名山石室之藏，洵继志述事之贤子哉！余故乐得而叙之。抑余往见袁氏先世著撰目录无虑数十百种，虽兵燹之余遗亡过半，而参坡、一螺、了凡、两行、若思、抱膝诸集，犹赫然无恙在，翼青倘能尽取而梓行之，其于悟子先生守先待后之心，必更有默契于无穷者，翼青其以为何如也。中华民国十二年三月，后学胜溪柳弃疾撰。

（录自《磨剑室文三集》）

## 《古芬山馆诗》叙

中华民国十二年四月日，韜斋周丈奉其曾祖逸坡先生《古芬山馆诗》一卷过余磨剑室寓庐，揖而言曰：“岐生也晚，又承兵燹之余，楹书手泽不可得而问矣。斯编乃亡儿赅唐从友人处假录者，方将校勘行世，而儿又堕水以歿。岐当卒遂其志，以阐先德之幽光，亦庶几慰亡儿于地下也。吾子与岐两世交，不可无一言。余受读既竟，喟然作而称曰：逸坡先生之清才懿德，与赅唐君惓怀先泽之盛心，金丈切以，王子玄穆两叙言之详矣。弃疾意可以无赘，抑有不能已于说者数端焉。襍湖周氏，自宫傅公元理以勋名起家，声华赫奕，顾迄今未及二百年，已有门祚盛衰之感。桃花径冷，五亩园荒。问红蕉竹韵之遗书，盖有烧薪覆瓿而不可复得者矣。逸坡先生为文学公王图之裔，于宫傅为疏族，独绳绳继继，后起有人。此《古芬山馆诗》一卷子遗于赤明龙汉之余，乃复将大昭于世。是名山万世之业，初不视门阀为晋退，而自然剥复之机，倘亦特立独行之。君子所有恃而不自馁者欤？此不可以无言者一也。赅唐君以龙骧虎变之姿，探美锦欧花之秘，尤长数

学，卓然尽倾其曹。又能匡济为怀，尽瘁国事，奔走讲演，孳孳弗倦。若而人者，方冀大造于邦家，诂廛驰声于里郡，乃以终军请缨之年，罹子安渡海之厄。蕙叹芝焚，岂唯吾党。犹幸志学之馀，雪钞露纂，存此一编，是古芬山馆之诗传，而逸坡先生名在日月之表，即赧唐君亦且长不死矣。不亦可稍杀韜斋丈思子之悲哉！此不可以无言者二也。玄穆序文，旨在尊古，谓五六年来，平话盛行之无当，少年繆和之可惧。弃疾独以为未然，士畏不悦于学耳，革新与崇旧实有息息相通者在，整理国故，延纳新潮，咸当世承学者之责。诂云背道而驰？彼膏粱贵介驰骛斗鸡走狗之场，视祖宗遗墨剥蚀于蟬灰蠹矢中，漠然以为不一钱值，此其人岂皆马克思之信徒而李宁之私淑哉？钱玄同、陈独秀诸君，国学根柢视樊增祥、易顺鼎辈何如？三尺童子能言其高下，即不佞如弃疾，近颇醉心于时人所称游美利坚而梦俄罗斯者。然于粉榆文献努力狂庐，自谓实较耆儒宿学为勤。盖新学家所反对者，不过文妖乡愿之唾馀，若夫抒写性灵，崇高气节，则初无新旧之异。况先人副墨，尤有血统之感情在，安可不维护而表章之哉？是赧唐君之拳拳服膺于此编，实出其坦白之本衷，宁容以所学者殊致疑于不类，抑就吾说而贯通之，即玄穆亦可以无斯文废坠之惧矣。此不可以无言者三也。质诸韜斋丈以为如何？后学松陵柳弃疾谨叙。

（录自《磨剑室文集》）



## 《新黎里》半月刊发刊词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日新又新之说也。潮流澎湃，一日千里；吞养吐炭，舍故取新。苟非力自振拔，猛勇精进，欲不为时代之落伍者，乌可得哉？自法兰西大革命成，而世界之局一变；自俄罗斯大革命成，而世界之局又一变矣。我中华民国之建，肇基于孙总统三民主义。三十年之奋斗，顾民族自决，仅覆胡清。以言民主，则共和联治其名，而方镇割据其实。以言民生，则劳农、劳工诸无产阶级，犹束缚于军阀、财阀两重专制之下，哀号宛转，以坐受其割割。去所谓共治、共有、共享之新中国，实不知其几千万里。以如此之民，处今日之世界，能不为天时人事所淘汰耶？治始于乡，哲人所乐道。黎里虽褊小，比于全中国，不足一黑子之着面，然声名文物，亦自有其数百年之历史，彪炳于邑志里乘。今者，旧礼教已破产，而新文化犹在萌芽，青黄不接，堕落实多。旧染污俗，孰为当铲除者？思潮学理，孰为当提倡者？讲求而实施焉，宁非先知先觉所有事哉？夫断脰沥血，争主义于国门，此英雄豪杰所优为，而人人尽其心力

以供献于一乡，亦国民之天责。吾辈既弗克为其前者，犹当勉任其后者。言论之花，胚胎事实；知难行易，国父恒言。仆不敏，窃愿与诸同志交勉之焉。

（录自《磨剑室文三集》）

## 对于旅大问题之我见

二十一条，是怎么样来的？是国贼袁世凯要做皇帝，想日本承认他，和他们交换而来的。这个时候，我们中华民国已经没有国会了。这种交涉，全是袁世凯一个人，鬼鬼祟祟做的勾当。我们国民，自始便没有承认他。叵耐日本一般军阀政府，吃了帝国主义的迷药，糊里糊涂，自欺欺人；想把那在国际法上，完全没有价值的废纸，来做霸占旅顺大连湾的理由；那不是荒谬到万分吗？我们国民，奋起力争，提倡经济绝交，以制那蛮横无理，军阀专政底日本政府的死命；那是谁也不能说他差的。但是现在的事情，外交与内政，息息相关，在国内没有足以代表民意的良好政府以前，断难在国际坛坫上占胜利的位置。那北京政府，本来是曹锟吴佩孚脚下的寄生虫。在这外交风云紧急的时候，他居然别有心肝的制造内乱。嗾沈鸿英乱粤，派孙传芳乱闽，指使杨森乱川，把国民争旅大的文电，看也不看，一古脑儿推给外交部。那外交部的黄郛，又不先不后，在这个时候脚底下搨油溜之大吉了。你想这样的政府，还有代表国民的资格吗？还有力争外交

的诚意吗？所以我的主张，国民不想收回旅大则已；如果想收回旅大，那末力争外交以外，还须有澄清内治的决心。推倒军阀，改造政府，都是国民肩背上的事情。赶快努力进行罢！

（载 1923 年 4 月 16 日《新黎里》）

## 新黎里报劳动纪念特刊宣言

五月一日，是世界上劳动的兄弟姐妹们一日工作八小时运动胜利的纪念日，所以我们要出这一个特刊，促起同胞的注意。

孙总统在创造中华民国以前，曾发起一个中国同盟会。他的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他的党纲，是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简单些便叫三民主义。那誓词里的第一二两项，是民族主义，第三项是民权主义，第四项就是民生主义了。什么叫民族主义呢，便是甲族的人、不能受乙族的人来支配。譬如武昌革命，推翻满洲民族独裁的清朝，建设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便是一个榜样。欧战以后，如希腊、埃及、波兰等等被压制的民族，都昂头独立起来。现在朝鲜、爱尔兰、印度、安南，也在那卧薪尝胆誓雪前耻的时期了。什么叫民权主义呢，就是推倒君主专制，创立共和民国。我们辛亥革命是包作民族、民权两重关系的。做皇帝的人，是异族的，果然要推倒他；就是同族的，也要推倒他。所以后来袁世凯想做洪宪皇帝，我们就起来重新革命。那欧战后

的德意志、俄罗斯，更是民权革命最近的例子。现世界上，除了保守性太重奉臭腐为神奇的英国人，和吃了帝国主义迷药自己压在十八重地狱底下却想侵略人家的日本人，恐怕就找不到硕果仅存的皇帝了。至于民生主义，土地国有，不准资本家据为私产，这就是劳动问题的结晶。在欧美各国，四五十年以前，已经成为最大问题，自从苏维埃俄罗斯成立，更是郁极必发象万马奔腾般的进行了，潮流澎湃，一日千里。近视眼的人，在一年以前，不能相信一年后的事体，而孙总统在二十年前，早有这种世界的目光，岂不真是中华民族的先知先觉吗。我们国民，快快努力研究，不要再做时代的落伍者了。

照社会主义的学说讲起来，不劳动不得食，人人都有劳动的责任。所以劳动者是神圣，资本家便是盗贼，而直接剥削劳工的生命血汗，去制造什么煤油大王、钢铁大王的徽号的，尤其是大工厂托拉斯的老板。所以正名定分。非把工厂收回，由劳工自行管理不兴。至于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教育八小时，简直是劳动者最低度的要求，也是劳动史上开头的第一页。然而世界劳动者和青年学子，为此牺牲流血的已经不在少数了。他们的运动，起源于一八八四年十月七日在芝加角所开国际的并国民的八大联合大会里，决议以每年五月一日为期，举行以一日工作八小时制度实行为目的的示威运动，实际上便是总同盟罢工。指定一八八六年五月一日为第一回示威的日

子。这个决议是美利坚和坎拿大共同在内的，后来果然得着最后的胜利，这一天便成了全美劳工的纪念日了。到了一八八九年万国社会党大会在巴黎开会，又决定采用，于是一九〇〇年的五一劳动节，又成了欧美两大陆一致的示威运动。如今又过了二十三年，世界一天一天的猛进，潮流一天一天的荡激，我们东亚大陆，自然也要受他的影响了。

可是我们国里的同胞，除了最少数觉悟的工人和学子，简直还不知道五月一日是什么日子，劳动纪念是什么东西。可怜的劳动者，也大多数俯首帖耳过那每日工作十几小时的非人生活。那不是中华民族的羞耻吗？那不是世界进化的障碍吗？同胞同胞，血钟已响了，大家醒醒吧。

我再把一八八六年五月一日美国全国劳工示威游行时所唱的歌，写在后面：

从今以后，一个工人，  
也不可作八小时以上的工作。  
工作八小时，  
休息八小时，  
教育八小时。

（载 1923 年 5 月 1 日《新黎里》劳动纪念特刊）

## 劳动问题和中國

一般替军阀财阀做走狗的学者，开口便说，中国没有大资本家，不配讲劳动问题。这句话简直是羯鼓三挝，不通不通又不通。

可是走狗式的学者虽这样说，而少数觉悟的同胞，却已经将热烈鲜艳的赤血，当做红墨水用，来濡染淋漓大书特书的在那中国劳工运动史上着笔了。

湖南的黄爱、庞人铨为什么被赵恒惕杀死呢，不是劳动问题吗？湖北的林祥谦、施洋为什么被吴佩孚、萧耀南杀死呢，不是劳动问题吗？浙江的李成虎为什么瘐毙牢中呢？不是劳动问题吗？澳门的二十六烈士为什么被葡萄牙政府枪毙呢？不是劳动问题吗？唐山工潮为什么几乎爆裂，唐山大学为什么几乎解散呢？不是劳动问题吗？上海女工进德会为什么被禁，刘鸿道等为什么被捕呢？不是劳动问题吗？走狗式的学者，能抹杀良心，回答说不是吗？

我们吃的饭，不是耕种的哥哥们把血汗来灌溉的吗？春耕秋耨，雨淋日炙，终年在田野中，多么的劳苦呢？我们穿的衣，不是纺织的姊姊们把泪珠来组织的吗？严寒溽



暑，胼手胝足，终身在工厂中，多么的酸辛呢？我们住的高堂大厦，塞门德土做墙壁，钢铁做床铺，还有种种的器具，不都是矿窟中的同胞们把性命来拚着采取制造的吗？多么的危险呢？佢（渠）们把多么的恩物给我，我们又怎样的报答佢们呢？恐怕除了饥饿寒冻牺牲外没有礼物，除了冷淡严酷轻蔑外没有礼仪了，这是应该的吗？在上海坐汽车的人，看见修马路的小工，几乎不把他当做人类看待，然而没有修马路的小工，那坐汽车的人，能够出十足的风头吗？可怜盘中米，粒粒皆辛苦；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富于同情心的人类，能够怡然坦然，不受良心上的责罚吗？

所以我说劳动问题，不是政治上的问题，也不是学说上的问题，实实在在是良心上的问题。有良心的人们，快快帮助可怜的同胞起来奋斗吧。

（载 1923 年 5 月 1 日《新黎里》劳动纪念特刊）

## 劳工与劳农

劳动问题四个字，本来是包括工人和农人都在内的。但欧美各国，以工立国，农业是不注重的，所以只听见劳工问题，没有听见劳农问题。就是富于农产品的苏维埃俄罗斯，他们虽然叫做劳农国，但是据《责任》周刊上中华先生《农民和革命》里面讲的，说他们“对于农民的提携，还不着力，对于农民的训练，也不深切，所以怠业的也有，反抗红军征收粮食的事件也发见了”。中华先生的话如果确切，这恐怕就是他们的弱点了。至于我们中国，向来以农立国，据最近的调查，农民数目要占全国人口数百分之七十以上，那末劳农问题，不应该更比劳工问题要紧吗？尤其是我乡，是农民最多的地方，也是农民生活最困难的地方。我现在介绍《蚬江声》第一号醉霞先生所做的《田主与佃户》一篇文章，把他转载在下面，在没有看过这篇文章的人，可以细看一下，就是已经看过这篇文章的人，也不妨再看一下，因为劳农问题，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而醉霞先生的文章，又是确有见地的说话，请大家往下看吧。

我国田主的专横暴厉，恐怕要比西洋的资本家

胜过十倍，那么佃户所受的痛苦，自然也要比西洋的劳工甚十倍了。——近来的田主中间，虽然也有较好的，但是不多——这种情形，住在城市里高唱社会主义的先生们，恐怕见不到。像我这种乡下人，虽时常同农人接触，时常见这种情形，又是没有学识去补救他们，笔尖儿上又不能写得十分详细。唉，不幸的佃户啊，你们何不去做工人啊。

我三吴的人民，种田的占多数，可是他们十分之八九，是种租田的。他们的租田，有“田底”、“田面”的分别。“田底”是归田主的，“田面”是归佃户的。但是田中的事情，田主一概不管，都由佃户担任去。所以一块田，名为佃户与田主合的，其实田主不过坐享其利罢了。每一亩田，买肥料和工作的费，佃户总要费七八斗米的价值。春季里虽有“春花”收入，——像菽、麦、菜……等——然而也只不过支付这几天的吃用罢了。所以他们一年中，仅靠秋季里稻禾的收获。稻禾的收入，好的田每亩可收三石，不好的不过收一石有馀，但是纳租的额数，竟有定一石五斗的，——现在普通用八折计算——还要加入催甲等费用。什么叫催甲呢？是田主用他来给佃户租由单的，倘若佃户不到，那么用他来去催租米的。

最诧异的，纳租收费而不收米，不收米而故意抬高米价，每石米比市价总要大一二角钱，这个名称，

就叫折价。间有几家收米的，却特别有一种“租斛”，比寻常的量斛，也要大些。田主的收租有限期，以十天为一限，三限为止。在限期前纳租的叫“非限”，可以让米二三斗，在“头限”里纳租的，——在前十天中——可以让米一斗多，依次递降下去，也算奖励佃户的。但是，田里的稻，要十月间才能登场。租限却有从九月中起的，等到佃户脱粟出粿，限期已快满了，所以非有积蓄的佃户，决得不到这种机会。

有几个佃户，因为疾病或别种事情的缘故，不能还清，那末，那司租的先生，善的还好，凶的，就要带了如狼如虎的差人，——其实这类东西，早已革除了——赶到乡下去收租，再没有钱的佃户，就捉猪般地捉出来，交与助纣为虐的“收租委员”，——我不晓得他是谁委任的——宛如审盗贼般的敲打上刑。这样的虐待，田主们有两种作用：一使别的佃户晓得警戒，不敢拖欠；二使这个佃户的亲友，哀怜他的苦，出来调停。再没银钱得着，那末，解到县里，打啊，监禁啊，像他犯了大罪一样，其名叫做“比佃户”，“比”后还没银钱，那末，再捉几个佃户的伯叔兄弟，责他们代偿，或者拿欠缺的租米，强作“田面”的价值，夺来买给别人耕种。

还有那等混蛋的失业差人，他们都是城市里烟赌无赖的流氓，雇定一只船，代田主出去收租，其名

叫“差船”。到了乡下，无限量的索贿，即使到十分穷的佃户家里，就捉他一只鸡、吃他一碗冷饭或冷粥也是好的。把这个佃户，带到了船上，札紧他两只脚，倒挂在船唇上，或把他的衣服剥去，锁上铁索，冻他在风雪里头。他假冒着“奉宪”的牌号，逼佃户去质田器、衣服，田器、衣服已经质去的，逼他卖牛，没有牛的，逼他卖妻子小孩，总要到满了差人们和田主的欲壑，才放他过去。

以上的情形，都是实在的，我时常听人家说，“人道怎样”，这件事在人道上怎样，唉！我不晓的人道在那里，象这种情形，是人道吗？是人道上应该的或者允许的吗？请大家想想。

（载 1923 年 5 月 16 日《新黎里》）

## 婚嫁改良浅说

近年以来，社会上奢侈程度，一天加高一天，无谓的糜费，也一天厉害一天；婚嫁一事，尤其是糜费当中最厉害的了。有钱的人家，不把这些钱培植子女读书，或在社会上做公益事情，却把来耗费，已经是说不过去的了；有些没钱的人家，借债当当头，也要绷这种极场面，不更是大愚而特愚吗？还有精神上形式上把新娘当做俘虏或木偶，随意拖来牵去，也是对于女性侮辱的象征，不能不大加改革的。现在把我改良的意思和办法，写在下面。

(一)废除聘礼和妆奁，聘礼分两种：一种是金钱，一种是衣服手饰。用金钱的固然是卖买婚的象征，衣服手饰也不过代表金钱的作用罢了。衣服是本来要穿的，便应该自己做；为什么要仰给男家？手饰等奢侈品，在觉悟的女子应从根本上取消，更加不成问题。把这两种聘礼废掉，那什么大<sup>小</sup>盘小盘种种的花样，就可以一古脑儿革除净尽了。讲到妆奁，也可以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器具，一部分是衣服。照现在的情形，男女结婚，无论组织小家庭，或是附属大家庭里面，那房屋总是男家预备的，那么

一切器具也应该男家置办，不应该要女家带来。至于衣服，当然是要的，但也可以随看随做，不必穷奢极侈，至于那送妆接妆，大张旗帜鼓乐喧天的办法，也一定要废除的呀。

(二)改良结婚礼节，现在的结婚礼节，名目上叫做文明结婚了，其实和老式结婚，也没甚么两样。新娘穿了礼服，戴了头面，披了面纱，依旧是束缚的，一动都不动，饮食起居，不得自由，仿佛是囚犯一般。行结婚礼的时候，算是三鞠躬；至于什么见礼祖祭，依旧要拜跪，交有长辈的，朝朝叫毛早，夜夜叫安止。闹新房的恶习，还是大行而特行，堕落的青年和恶劣的顽童，都拿新娘做玩弄品；试问文明在哪里？我的意思，要采取最新式的办法，结婚的时候，邀集男女两家至好的亲友，在公共的场所开一个茶话会，由新郎新娘自己发表结婚的经过；或请有学问的名人演讲结婚的意义，会毕，大家散去，让新郎新娘自由还家。以后便可以举行蜜月旅行，游历名山大川，或通都大邑，增长识见，涵泳爱情了，至于新娘对于家庭的位置，最好是组织小家庭，自己做主妇；就是附属在大家庭里面的，也应该在秩序中间，保持平等的意义，废除中华民国不通行的拜跪，和一切古老相传无谓的礼节。做长辈的，以不干涉为原则，实行亲爱主义；那便是家庭的无上幸福了。

(三)废除布钞熟食果子上见等等，布钞是给佣人的，

熟食是送亲友的。佣人出了劳力，把东西给他，是酬谢的意思，原很不错，但给他些钱，也是一样的，而且在受者比较实惠些，在与者比较省事些，何乐而不为呢？熟食送亲友，实在没有道理，这些熟食，也没有什么好吃，亲友受了，也不能代饭，徒然糟蹋米类罢了，在十几块钱一石米的时候，没饭吃的人很多，却把来这样的糟蹋，不是和用布钞的办法，将整匹的布，剪成一方一方，不能做衣服御寒，一样的暴殄天物吗？何况弄这两种东西，又要人工，又要财力，耗费也不在少数呢！果子分两种：一种是装在围碟里，供给闹新房宾客的；一种是串在线上，或装在盒子里，给小孩子玩弄的。中国人本来最讲究客气，独是遇到人家喜事，便把原人时代食的欲暴露出来，见了新房里的围碟，不但要吃，而且要拿，拿完了还可以叫人家添，不添便要生气，说是得罪客人。这种恶客，固然可恨，但也是社会上的习惯养成他的，我主张把闹新房的恶例先废除了，客人到新房里面来，也不要拿围碟给他吃，直接是节省经济，间接还可以抬高人格哩。至于将果串或果盒给小孩玩弄，也不过增长小孩的食欲，没有甚么益处；我看一概废除就是了。上见的一类东西，是送给自己长辈或亲戚家的，主要品是刺绣；旧式的女子，当做唯一的功课，半新式的女学生，也有临出嫁前一二年便抛弃了学校生活，来抱佛脚的；照我讲起来，刺绣是美术当中的一类，近于专门性质，不是人人要学的，如果牺牲了读书的光



阴，来博送上见时一声的赞美，那也太不值得了；至于自己不做，出钱去买，更是无谓得很；这是应该和布钞熟食果子一起除掉的呀！

(四)废除份子和酒席，送份子的起源，大概是甲家有婚丧事情，乙丙丁等等恐怕他财力不够，都酿酒来帮助他；这是极合于互助道理的。但现在社会上生活程度高了，更加以种种的奢侈糜费，办一件喜事，总要几千块钱，那送份子的，除了至亲以外，多的一块半块，少的两角三角，譬如杯水车薪，于事何济？那酿酒互助的本义，早已完全消灭了。但主家受了份子，却不得不备酒席；尤其是做男家的，今天落桌，明天正酒，后天暖房（暖房名为公份，其实主家仍旧要贴钱）。那送两角三角钱的贵客，却天天光临大嚼，似乎要吃出本来才休；那是什么意思呢？自然有一般人，并不是抱“徒哺啜也”的主张，却为应酬两字束缚，也随波逐流不能不到，不到的还要给人家加以不通世故不近人情的批评；然而时间即黄金，有正当职业的，禁得起这般消耗吗？那主家的敷衍客人处置杂务，其辛苦又可想而知了。所以吃喜酒的事情，在主家是时间与经济两费，在客人也是废时失业，实在大大的无谓。照我的主张，主家不受份子，就可以不备酒席，省得天天酒池肉林的闹，那不是人我两利吗？

有人说，婚嫁是父母对于子女一件大事情，要表示十二分的亲爱，不能不尽心竭力的做；尤其是对于女儿，因

为没有承受遗产的权利，格外要把妆奁来点缀，如何能够劝他们废除一切呢？我说，这句话是错的，无论女子承受遗产，是一种天经地义的公理，早晚总要实行；就是在未实行以前，父母亲爱女儿，第一要培植伊读书，使伊能够有自立的本领；第二要教伊储蓄节省的方法，有金钱的，尽管可以不惜工本，替女儿造就高深的学问，或是入大学，或是出洋游学，预备在社会上做有用的人才；其次也可以把金钱给伊自己，教伊储蓄起来，将来在衣食住以外，还可以做些有益社会的事情；这都是正当的办法，何必一定要耗费在无用的地方呢？我看见许多做父母的人，费掉几千块钱，替女儿办一件嫁事，以为是体面攸关，不得不尔，一点没有吝惜的态度；要他每年出几十块钱或几百块钱，供给女儿读书，却说女儿是别人家的人，值不得浇裹；那不是丧心病狂是甚么！人家说女子读书不要紧，因为中国人习惯重男轻女的缘故；我说唯其中国有重男轻女的习惯，所以现在女子读书，比男子更加要紧，方才可以争回女权，不至永远被压迫在十八重地狱的底下！做父母的人，还可以不彻底觉悟吗？

还有人说，婚姻是一件吉利的事情，一定要欢天喜地，热闹非凡，所以受盘、送妆、闹房、请酒、做朝、满月，都是不可以少的；倘然照你的办法，把种种废除了，鬼冷冰清，成什么样子呢？我说，这句话尤其不对。结婚的意义，是把两个志同道合的异性，集合在一起，把恋爱做本位，

组织新家庭；本来不干第三者的事，何必要贪图热闹！那贪图热闹，和保持体面，都是无意识人的谬见，又何必去盲从他呢？

又有人说，你的议论是不差的了，但办婚嫁的事情，要两方同意的，倘然男家赞成了，女家不赞成，或者女家赞成了，男家不赞成，又怎么样办法呢？况且改革的事情，最难是起头，又谁肯不怕唾骂，去做先锋队呢？我说，这也是过虑的话。婚姻问题，本来要两方面智识程度差不多的，才有结合的可能性；那赞成婚嫁改良与否，便可以做一个试验程度的先决问题了。至于难在带头，虽然是实情；然而潮流所趋，也有不期然而然的。一人创议，万夫景从；你看辮发缠足，不都是中国数百年来来的国粹吗？旧习惯的势力，而今安在！那主张剪发放足的人们，终究得到最后的胜利，我只希望负改良社会责任的青年，努力奋斗罢了！

（载 1923 年 5 月《新黎里》婚姻问题特刊）

## 秦母侯太君家传

太君姓侯氏，江苏无锡人，秦先生恒培之未婚妻，而我友毓璠之嗣妣也。考讳梅，以能诗著称。母氏薛。年未笄，字秦先生。时太平天国定鼎金陵，苏、常犹为清守，攻拒牴牾，兵乱大作。秦先生先随父笠亭翁宦汴中，厥母龚夫人将挈细弱依之，恐两家离散，艰于会合，遂以太君行，盖妇焉而女畜之矣。居二载，秦先生溺水死，太君年十九，犹未成妇也。龚夫人欲遂女太君，太君执不可，乃以夫兄子毓璠为嗣。毓璠生十二日而丧母，太君抚养之，恩勤逾己出焉。太君少娴文史。既孀居，益从龚夫人治古诗歌，以是工为诗，旁及礼经他记传，并通其义。毓璠束发受书，悉出太君口授。既长遂知名结交天下士，负笈海东，仗剑游湘桂，阴图革命。岁甲辰从黄公克强举义长沙，事败，清廷名捕急，间关归故里，太君一不以为忤。尝诫毓璠，举大事者当豁达大度，庶英雄豪杰尽收心膂指臂之效。又言胡清入关，屠汉种如羊豕，怨毒之气，积久必发，三户亡秦，九世复纪，天道好还，此其时矣。毓璠闻命，益踴跃激厉。辛亥秋武昌发难，谋以无锡应。同志杂

沓造门，凌晨莅止，午夜不休，太君喜，饬治具飨焉。既光复故土，遂绾锡金军政分府总理、锡军司令长诸职。太君益以清静无扰为训，毓璠奉谕维谨，一境宴然。癸丑夏讨袁军起，毓璠任江苏全省筹饷处处长，兵败被逮，籍其家。道路汹汹传祸且不测，而太君一以镇定处之。时遣人存问狱中，持家课孙，井井有序，无丝毫儿女子恇怯态。迄逆凯天诛，毓璠始出狱。太君谓曰：别汝三年吾无一泪，故今日尚得见汝面也。呜呼？昔王陵、范滂之母，并以识大义著闻，千古传为美谭，若太君者非其人欤？非其人欤？中华民国十一年一月十八日，以微疾歿于里第，临命之际，拈花微笑，神识湛然，家人问须念佛否？曰无庸。盖生死事大，夙已了然于心，故无假外求耳。春秋七十有九。子一即毓璠，孙男二，鉴源、平源，孙女一成。

柳弃疾曰：建国以来，智勇之士，龙腾豹变，以就风云者多矣。一不得当，则尽丧其生平，唯纷华富贵是溺。举十馀年坚贞苦节弃之如敝屣焉。上自筹安竖子，下迄今日诸衮衮者，乘后车蹈覆辙而不悟也。悲夫！毓璠旧同盟会党人，辛亥建牙，有殊勋于乡里。讨袁之役，婴囹圄而弗之悔。袁败，不言功，杜门谢客，皜然以清白之躬，保令名于魑魅魍魉之世。谓非贤母之训而能之乎？弃疾弩下，所建树弗敢望毓璠，要其所怀抱者同也。于毓璠之求传太君，弗辞而诺之。庶几昔人善则归亲之谊欤。

（录自《磨剑室文三集》）

## 沈昌眉复徐蔚南信附语

昌眉先生说我：“古文新化，无乎不可”。真使我抱惭无地！我自问对于国学，一点也没有根柢；——做几篇骈散体的文章，和几首古近体的诗歌，当然不能就算国学——对于新文化，更完全是门外汉。不过诚心诚意，情愿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罢了！

亚 子

（载 1923 年 6 月 1 日《新黎里》）

## 林秋叶《画眉禅》诗稿叙

自庖牺氏作婚制，姬旦述焉，数千年来因仍沿袭至于今无改。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者，乃如长蛇封豕磨牙吮血以甘人而祸中于女子为尤烈。彼婣娟之彦窈窕之姝，含辛茹苦一瞑而不视者多矣。若吾友弃孺生所述郑女士事非其类欤？弃孺生少孤贫，育于外氏，好驰马使剑，不为众口所理。女士其中表妹，独心识为非常人，时时左右之，且资以金，使从同邑林纾受词章括帖之学。生益奋励，旋青一衿，外氏开阁延宾，礼为女士师，相依者五寒暑。生襁褓中即缔姻某氏，生父歿，某氏议败盟，格于林纾之言而止。女士以是不克谐婚媾。生既娶妇，入武备学校，岁时休沐，必省视女士。会其家为议婚它族，女士始避生，寻得疾，未嫁而卒。生夙工吟咏，悲欢离合，悉托于诗，越十馀年未忘，哀为《画眉禅》一卷，索余叙之。余维婚姻之义根于恋爱，苟非其人，名不虚立。弃孺生南国英贤，尽瘁革命，衡诸古昔，盖刘琨、祖逖之伦。女士识英雄于未遇，哀王孙而晋食。其豪情侠骨亦岂寻常儿女子所能仰望？使生葆清白之躬，无鸩萝之施，两美必合，岂不

甚善？不然毁约之言，出自妇族，东隅虽失，桑榆可收。又不然使君有妻，小姑未字，与其佣奴于外黄，何如北宫之终老，形体纵隔，交谊未殊。亦何至卷施拔心优昙掩曜哉！乃一误于童稚之论婚，再误于宿儒之抗议。而女士区区之诚，犹且不谅于父母，终不获洁身以谢知己。宜其忧伤憔悴，抑郁而夭亡也。死女士者虽疾疢乎？彼数千年纲常名教之防，盖有不能辞其咎者矣。方今风会日新，思潮丕变，婚姻自由之说，方滂湃于国中，而愚夫愚妇犹将以一篑障之，川壅而决，伤人必多。余愿弃繻生布其恨史，公诸雅林，以警天下之为人父母者，勿缘挚爱之私，转操刃以杀其子女。则神州大陆庶几有瘳，抑足追慰女士于地下矣。若徒倾倒其芳馨悱恻之辞，玩春华而忘秋实，岂足预于知言之选哉？中华民国十二年六月三日，松陵柳弃疾。

（录自《磨剑室文三集》）



## 《残年余墨》叙

往在水村某氏，睹武功伯徐有贞狂草真迹，龙翔虎跃，与世所传祝希哲书酷相类。后见雅宜山人集，言希哲内外二祖咸当世魁儒，砉错夹持，浸渍秣沃，盖武功固希哲之外祖也。渊源有自，一脉相传，非特以书法即诗文亦得力于武功为多。岂曰芝草无根醴泉无源哉？观于吾友沈长公昆季之于周笑梅翁，而益信其然矣。笑梅翁江城世家子，少时席丰履厚，意气豪上，不屑屑以文字称，有所作亦随手弃捨，不自存稿。中年而后，值胡清失纪，太平天国军南下，避兵于分湖滨小村落。骨肉凋丧，哭母、哭妻、兼哭其爱婿沈咏楼，悲伤憔悴之衷，遂一托于吟咏以自遣，而翁之诗卓然成家矣。长公昆季为咏楼先生胤嗣，少孤，赖母教以成立，竟病之学则笑梅翁实口授焉。以视武功、希哲，显晦虽殊，不同其衣钵哉？笑梅翁诗、文各一卷，旧署《残年余墨》，身后未付梨枣，长公昆季既刊定咏楼先生《春壶残滴》，复追念外氏遗书，未容终阕，爰索诸笑梅翁文孙仲濂，许手为写定，将付梓人。仲濂介长公昆季乞言。弃疾与仲濂无一面缘，而长公昆季则二十馀年

文章道谊之交，不敢以弗文辞，爰为扬挖其宗风如此。至笑梅翁高风介节，暨其诗文之出入唐宋，则叔度钱子与长公昆季叙跋言之详矣，弃疾无赘焉。中华民国十二年六月二十有八日，邑后学柳弃疾叙。

(录自《磨剑室文三集》)

## 汀鹭《画缀》叙

有文人之画，有画匠之画。画匠之画，模山范水，取办形似而已。文人之画，呼吸性灵，钟毓骚雅，烟墨块磊于胸中，江山奔走其腕底，故不求工而靡弗工，不求肖而靡弗肖。若夫解衣磅礴之余，净几明窗，苍翠在帧，拈豪有咏，斐然成章，则又昔贤所云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冰雪尘壒，恹然意远者，如梁溪胡子汀鹭所为《画缀》，不其然欤。胡子善画工诗，精于鉴古，法书名翰，什袭藏弄，摩挲竟日，于人间世泊如也。性尤风雅选事，好从畸人佚士游。尝以所作画易吾乡吴汉槎家书旧写本，珍若拱璧。闻友人沈次公一言，即慨然割畀余，以余为能网罗松陵文献故耳。余未识胡子，始从次公通款曲。而同邑薛公侠客梁溪十馀年，旧腊过予，尤娓娓称道胡子弗休。次公有《梁溪归棹图》，公侠有《寒灯写诗图》，悉出胡子手绘。高雅淡远，如见其人。余曩饮斜塘酒家，辑《乐国吟》贻好事者，卷端有图，胡子许为重作。又和余《中秋酒社诗》，有“他日酒兵相接处，当筵摩垒指君旗”句。意欲率苍头突骑，压糟丘而阵者。夫以余之猖狂冥行，使酒骂坐，二

三心知外，罔不见病若怪民异物。胡子无夙昔之雅，独拳拳若是，不重可念欤。胡子诗尔雅可诵，顾不肯行世，友朋敦促之，则举其题画之作曰《画缀》一卷，先布诸梨枣。乞次公、公侠介余一言，余弗敢辞，为叙之如左。他日嬉春过惠山，终当与胡子一醉，并尽读其所为诗若画，即以此叙为券可已。

(载 1923 年《南社丛刻》第 22 集)

## 《吴根越角集》后序

士君子生三辰隐曜、九宇扬尘之世，不能提三尺剑，上马杀贼，削平僭盗，拯生民于水火之中，而措诸衽席之上，斯已孱矣。乃至荒江堦伏，大泽行吟，或考献以征文，或谭空而选色。不知者，郑重其守先待后之心，震怖其绝艳惊才之概，以为名山不朽之业庶几在是，亦詎谄其借琐耗奇，有托而逃哉？余少时学书不成，学剑又不成。稍长，观乎当世之务，欲习旁行文字以自广，顾生抱周昌、邓艾之痼，事倍功半，复不克竟学。虽醉心于马克思之说，布尔萨维克之主义，而道听涂说，终在若明若昧之间，研究尚不足，矧云鼓吹而实行之耶？尝自憾不早生六十年，欧西文化未大入吾土，天下事犹简单而易治，或足与洪天王辈上下其议论功业。又不然，迟生二十年，多呼吸世界之新空气，倘得为中华劳农国之李宁，是未可知也。悠悠苍天，不自我先，不自我后，谓我何哉？九年冬，饮分湖舟中，酒酣耳热，辄与陈去病、余其鏊、凌景坚诸人言之，意甚愤懑不平。去病顾视曰：“嘻！子聪明绝世，好作非想非非想，其自侷于古之伤心人也，亦宜。”既又奋然

曰：“子诚无父无君人也，所怀抱乃若此。”余狂笑而罢。一时豪情胜概，虽复流露于不自觉，然肮脏无聊，亦已甚矣。《吴根越角集》者，即曩时纪游之作，盖荟萃友朋所酬唱，而余作为多。及今检视之，犹不忘分湖舟中语。聊付手民，传兹崖略。既乞王德钟为叙文，复自缀其后如此。若以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例之，虽服上刑，奚辞焉？

（录自《磨剑室文三集》）

## 曹雅宣先生暨配谢夫人双寿叙

维中华民国十二年，为高邮曹雅宣先生七秩晋八之岁，德配谢夫人少先生八龄。夏四月七日，其揆揽辰也。哲嗣凤笙、凤箫既捧觞上寿，复乞言于友人吴江柳弃疾，书来述先生夫妇懿行甚备，且曰凤笙兄弟不佞，无足为门户光，唯是获交于吾子之日久，吾子世所称能文章者，倘赐以藻饰，庶俾凤笙兄弟藉手博堂上欢，吾子其无辞焉。弃疾感其词慤而意挚，虽甚无文，弗敢虚其请。乃肃雍以称曰：先生家世素封，厥父以慷慨好施，尽倾其资，遂早岁弃儒就贾业，未克竟学，意甚憾之。顾孝友本天性，考歿析产，悉推家具归兄。虽处境奇窘，或至饔飧不给，弗悔也。既以坚苦卓绝，所业大振，而兄家顾日落，力挽之同居，兄弗可，则岁奉金为菽水资，歿任其殓殮。女兄弟有早寡而贫无以生者，迎养于家，数十年如一日。自以生长贱贫，恒乐急人之难，或家无馀蓄，至典衣质物以应，慨然无难色。无籍之子，涛张为幻，群欺以方，亦往往含忍之。尝与人共治产，署券乃弗及先生名，盖其人阴有所道地，长君凤笙廉得之告先生，先生弗信，谓某岂欺我者？已而其

人竟干没入己，先生置弗较。有旧佣沈介陈某来谒，谓陈有田若干，愿以数百金出典，先生许之。沈受金遽远遁，陈亦久不获。一日遇诸途，问若居何处？田安在？战栗对曰：我李姓，沈邻也，实不姓陈，亦无田可典。问所为，皆沈教我，仅予我十金耳。凤笙请执付有司，正其诈欺罪。先生不可，曰：使若言果确，宁忍以区区十金，投人于囹圄？况若穷而为此，情亦可原，李泣谢而去。越数年，沈忽自投来归，长跽请罪。谓已在常州设小肆，举家温饱，皆出故主赐，幸恕我者，必图报他日，否则置我于理，亦不敢怨。先生速之起，但云汝需我金，何不实告，竟待之如初。后族子某侦知沈果在常，以居积致小康，请于先生，欲往索所逋。先生拒之曰：于尔无益，于人有损，汝往何为？遂弗许。盖其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类如此。当少年废读时，厥考大戚，惧楹书且失坠。先生私誓必有以弥厥考憾。以是督凤笙兄弟读甚严，及凤笙为诸生，文誉雀起。则大喜谓足上慰先人矣。益力行为善，尽焚债家所署券，弗责其值。已凤箫卒業两江法政学堂，历官法曹。凤笙被举为县议会议员长教育会事。先生谆谆告诫，勗以奉公守法造福社会，毋及己私。尤命凤笙于贫寒子弟加意培植。凤笙兄弟奉训维谨，以是咸翕然有称于时云。谢夫人居室时即以贤孝著闻，及嫔于先生，舅姑皆在堂，事之一如事父母。尝患头风，不以病废妇职，舅姑皆爱怜之。舅病痢百余日，中单浣濯悉夫人任之，舅闻以为憾。夫人曰：子



妇犹女也，庸何伤？佐先生理家事，椎髻操作提瓮汲井，不蓄婢仆者四十年。自中厨宾祭以至洒扫针黹悉萃于一身，未尝以为苦。晚年始佣一婢，犹时与杂作不尽其力。性朴俭，敝衣数袭若将终其身者。凤笙兄弟间以文绣进，屏不御，再请则怒曰：与若父辛苦半百，幸未冻馁，乌用是奢侈为？然遇人极丰腆，尝侨寓汜水，比归故里，邻媪惜别多有泣下沾襟者，则其平日感人深可见矣。严于训子女，不少姑息。凤笙兄弟既成名，而女子子四人咸贤声著中外。孙男女七人，兰薰玉洁，聪颖异凡儿，非夫人之教而能若是哉？嗟乎輓近以来，民德颓废，缙绅阀阅之家，唯货利是竞。刀锥之末，将尽争之，甚或掊剋聚敛，虐无告以为快。而为之内主者，率挥霍豪侈，一衣一食足罄中人之产而有馀。盖取之尽锱铢，而用之若泥沙，是宜耕夫啼饥于野，红女号寒于室，而朱门贵邸乃酒肉臭腐，文锦狼藉也。闻先生与夫人之风，彼厚于自奉，酷于取盈者，其亦可以少愧矣夫。弃疾交凤笙兄弟十年，谄其为笃行君子，顾江淮修阻，未获登堂一修拜见之仪，兹当祝嘏之辰，聊贡卮言，用介眉寿。凤笙兄弟试持吾文诵之先生与夫人之侧，其以为何如也？

（录自《磨剑室文三集》）

## 处女沈君墓志铭

君姓沈氏，讳玉镜，字涵清，吴江雪巷村人。先世以藏书称一邑，有翠岭先生讳楸德者，刊行《昭代丛书》、《国朝文征》、《古文汇钞》诸巨籍，士林传诵到今，君其曾孙女也。考颺生翁，讳中坚，豪侠好义，尝鬻田三十顷赈晋灾。妣氏彭，贤声著中外，有螽斯繆木之风故。颺生翁子女至十馀辈，而君于女兄弟行居长，少敏慧，通诗书，善事父母，性强毅果敢，家人多严惮之。年及笄，慕婴儿子之行，矢志弗嫁。居彭太君暨颺生翁忧，哀毁几灭性，事兄抚弟妹，恩礼弥笃。弃疾叔考无涯府君讳慕曾，娶于沈，颺生翁之次女也，与君最友爱。生从弟遂、从妹双圆而歿，咸育于君，先后几二十馀年。彭太君有犹女少孤，依君以居。既嫁而寡，仍还就君，亦二十馀年，如蛩驱之相恃也。当胡清末造，士夫轩眉昂趾，争言兴学，闺襜弱质，亦发愤踵起，君兄屋庐丈廷镛，弟跃庵丈廷钟，举一乡俊杰士，既就先世所建义庄创立黉舍，复设东江女学，以育巾帼之英。君实主持其事，身任学监，孳孳训迪，犹以资绌未遑扩张为憾。尝寓意于所著撰中，其不自假满如此。体羸

多病，晚遭兄丧，恸哭竟日，言哀已，叹疾遂大作，养痾胥台，经岁竟不起。悲夫！歿中华民国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距生清同治三年八月十二日，春秋五十有九。遗命斥贍养田五十亩入义庄，得褒扬如例云。君少娴技击，尤善绘事，壮悉废弃。而意气慷爽犹昔。弃疾尝偕从弟以子姓礼晋谒，言谈侃侃有逾男子，复不以弃疾为不肖，盛称其能文，知己之感，夙所未忘。今跻庵丈将以年月日葬君于邑某围之原，征铭于弃疾，弗敢辞也。铭曰：

媧皇补天，帝女填海，孰云孤阴，而匿光采。神州傲扰，女权凌夷，米盐琐屑，箕帚支离。觥觥人豪，撒环弗字，誓挽颓波，用淑叔世。校舍弘开，东江之濬，青绫道蕴，绛帐宣文。体弱心雄，吁嗟不禄，白练吴门，往歌来哭。白杨萧萧，墓门风高，我文不华，庶慰后凋。

（录自《磨剑室文三集》）

## 《梦飞说集》叙

海上张子书来，求叙其《梦飞说集》，余与张子无一日之雅，又未读其所撰著。云何而有言？虽然，张子拳拳之意不可却也。则且与张子论小说，小说者，国民文化之渊泉。其事至尊极重，非巫祝星相苟且衣食比。若今之所谓小说家者，其去巫祝星相几何哉？不知妄作，东涂而西抹，数字以计酬，孳孳为利而已。尤且迎合国民沟渎顽旧之见，视新文化如蛇蝎，造言而腾谤焉。将使国民知识永不出地平线上，其为惑世诬民宁有纪极耶！夫世界万事万物莫不日趋于新，新也者，进化之准的，而人类生生不绝之枢机也。欧美小说家咸知此义而力行之，如王尔德、莫泊三、托尔斯泰辈皆以哲学之眼光而撰小说。一书之出，初或为当世所唾骂所禁锢。究之其理莫易，且相率而景从，以是新潮磅礴于大地，而莫之或御焉。岂非小说家与有功乎？今我国之小说家，不能提倡新文化，反从而天阕之，将所谓魍魅魍魉者非耶，而何以愈于巫祝星相也。故国民之堕落，小说家实尸其咎矣。余不能为小说而好持正义，爰书此以为张子勗。张子年少美才，或不以余言

为忤乎？故人吴豹军方与张子交善，尤愿张子执吾说以一证之也。

（录自《磨剑室文三集》）

## 《春雨楼集》叙

《春雨楼集》八卷，邑前辈殷述斋先生著。板毁于火，其从玄孙剑侯将铅印以广流传，属余为之叙。余之读斯集夙矣，讽其辞，和平温丽，诚无愧承平时代之翰苑才也。远宦岭表，遭逢丧乱，道阻不获归。烽火惊心，竟以客死，岂不惜哉！殷之先籍皖歙。明季有字侍桥者，始迁邑之澄湖浜。侍桥子静夫再迁长田村，世以耕读起家。先生族兄东溪处士，弘览博物；从频伽、山民诸公游，卓然有声于时。所撰《松陵诗征》前编十二卷，集《诗乘》、《诗略》、《诗粹》、《诗约》之大成。以补朴村袁氏之缺，士林传诵到今，顾不以科第显。自先生与弟百庭，从子谱经，相继掇巍科登显位，一时清华烜赫，无与伦比。谱经为处士胤子，尝携先人手稿《诗征续编》若干卷入燕，烬于圆明园之役，论者痛焉！夫科第为流俗所艳称，然自宋元以来迄于胡清，案诸邑乘无虑数千百人。今其性情行事畴得而志之，自非事功道谊翹然自异于众，或文章尔雅足备后人诵读。观其姓名出处，有不若飘风之过耳哉？就殷氏论之，征文考献之功，三编修或不及一处士。而述斋先生之可

传者，且不在其勋名，而在其著述，亦较然明白矣。方今瀛海棣通，思潮丕变，自由平等之说昌，而门阀阶级益且为达人志士所羞称。独词章之学虽不适用于世，犹当与希腊、罗马之旧籍，同为藏书之楼、博物之馆所保存而重视。然则剑侯之重印斯集，信其所见者大，足为先生之功臣焉。余与剑侯订交在总角时，余年差长以弱弟畜之。今剑侯主农村小学，孳孳启迪不以名位萦心，其高风亮节盖得于处士者为多。余遭遇偃蹇，不祥名字，且为忌者所罗织，抑何足以辱述斋先生书？唯是故人拳拳之请不可以却，用举吾说以遗之，自信与时贤异撰。罪我知我岂待再计哉！

（录自《磨剑室文三集》）

## 《袁松巢先生日记》叙

覩国之治乱必于其源，将衰之世，民气郁而不舒，官威演而愈烈，放利而行，不夺不餍，此大乱所由起也，观于胡清道、咸之世则然矣。清以异族篡华夏，果于虐士而稍宽于用民，盖屠戮斫丧之既毕，乃煦仁子义以诱之，霸天下者之用心，固以群狙待氓庶也。子孙不肖，政纪日替，以聚敛而兼盗臣者，遂满坑而满谷。迄太平天国之起，羽书已逼于岩疆，催科犹严于下邑，豪家巨宦弗敢抗功令，则益虐佃农以取盈。民穷而无告，往往斩竿揭木，以求稍缓其须臾之无死，彼其人岂生而好乱哉？盖有逼之使不得不然者在耳。吾读《袁松巢先生日记》而思过半矣。先生家世簪纓，又壮年猎科第。顾散馆得县令，辄唾弃不屑，拂衣竟归，盖有得于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之义者。当是时，清政朽腐，卖官鬻爵，习为故常，官吏取偿于巨室，巨室复取偿于细民，闾阎骚扰，不可终日。良懦者饮泣以雉经，梟桀者探丸而虎负。虽江东浙西以民气怯弱称者，犹弗免焉。先生蒿目时艰，振笔直书，于白丁而踞民上者，掎击不遗余力。至乡农之毁租局，市人之焚官舫，则引为快事，



不惜浮大白以下之。盖其浩然之气，秉彝之良，有不为积染所磨灭者，岂非卓然豪杰之士不世出之君子欤？又论乱世居乡之道，以散财任恤，使贫民得安耕凿为至计。讥团练诸公之自扰，其于庚申之难若有先见者。而记载太平时事，谓其军行所至不甚骚扰，亦非敌国怨毒之词，与官书张皇失真者比，足以知此书之价值矣。书凡四巨册，自咸丰二年壬子十月起至八年戊午七月止。藏先生胤孙翼青许，余因假读，辄书数语归之。

（录自《磨剑室文三集》）

## 吕天民诗集叙

诗也者，所以道性情，性情而不正，诗必不工矣。《钤山咏怀》诸集，世或有称道之者，要出于好奇心，非通论也。岳鹏举、文天祥何必以词章著，而《满江红》、《正气歌》千载下读之犹有生气，要其忠愤激昂有在耳。知此义者，可与论我友滇南吕天民之诗。河山两戒，滇为中国尾闾，永明之季，滇亡而国亦亡，论者有南公三户之征。中山孙先生始建同盟会于嶠夷，滇士踊跃褰裳来赴，吕子其魁帅也。革命之战，十七役而始有成，吕子奔走行间，劳瘁备至。南都既建，遂副法曹，新猷烂然。逆凯以和议饵国民，迁中枢而北之。吕子谢职为议郎，侃侃持正论，屡有所搏击，奸人侧目弗顾也。赣宁师败，国会为逆凯所弑。吕子流转海外，不以荣悴渝初心。洪宪难作，间道归滇，几罹鸿网。既脱堂阜之囚，遂参牧野之伐，大业未成，元凶天殒。封狼生豕，复有护法之战。中山正位粤京，吕子亦重领部务，正色立朝，卓然负人伦之望已。逆昌颠蹶，曹、吴诸酋侈言法统重光，中山促议士北行，吕子预焉。群盗内讧，燕云丘墟，复拂袖南归，止于沪渎，义声昭著。综吕

子半生行事，出处进退之间，隐然关家国之盛衰，此后拨乱反正，先破坏而后建设，吕子又安能弛其仔肩哉？余识吕子始辛亥春，座有遁初、英士，酒酣耳热，相语甚欢。厥后吕子驰驱国难，余槁卧荒江，而两君且与青磷碧血同殉。死生聚散之感，盖有不胜其惘惘者。复念十年以来，梟雄大盗，接踵继武，吾党之士亦有始勤终怠，或下乔迁谷，颯然不知廉耻为何物。独吕子坚贞蒙难，不失其故常，疾风劲草，板荡忠臣，宁非叔季之祥麟威风哉！会吕子介娄东俞剑华，以所著《逊敏斋诗集》索叙，爰书此遗之。吕子有心人，以吾言为何如也？

（录自《磨剑室文三集》）

## 陈巢南五十征诗文启

陈君去病，松陵英荡，孤根崛起，弘览博物，专精绝学，著书满家。方其邑人，吴、潘以下盖莫得而伦比也。少负大志，器宇恢弘，抱春秋夷夏之微言。初度岷夷，从今大总统孙公游，喋血同盟，誓恢黄胤。既归国，往来徽歙间，复东游会稽，值轩亭难作，为文吊秋瑾，爰结秋之社于西泠焉。寻南浮海之潮汕，大风雨登厓山，题诗大忠之祠，遂抵思明州，循览延平王战垒以归，归而病疡，几不起，养痾吴下半载，复客武林六桥三竺间。扁舟容与，箫剑并载，见者惊为玉田生复出也。民国肇建，始游湖湘，旋北行出居庸关，慨然有经略满蒙之志。癸丑讨袁，从故人于留都节署，颇有所规划，顾功卒无成。自是窥姑胥，谋甬东，东南有大役，君无役弗预。尝再从孙公于粤京，视师赣江，抚循前敌驰驱戎马间，不知有劳瘁，可谓据鞍矍铄，壮志未衰矣。十有二年秋，为君五十揆揽之辰，时方讲学南雍，遵时养晦，盖有得于黄老之旨者。君短小精悍如郭解，纵横捭阖如苏秦，滑稽突梯如方朔，而高文典册，飞书驰檄，则又兼相如、枚叔之长。他时际会风云，丰功伟烈，

殆有未可以度量计者。语曰：抔扶摇者以六月息；又曰：百年上寿如日之方中，岂不信哉！岂不信哉！某等忝盟社之雅，将以佳日为君奏一觞，同好者可共歌咏焉。

（录自《磨剑室文三集》）

## 陈巢南先生五十寿叙

语有之：非常之业，必待非常之人。夫所谓非常者，超然异于流俗云尔。若夫出处隐现之间，则随时势为变迁，而无所于增损。彼吕尚之兴周，与伏生之归汉，其揆一也，宁有所轻重哉？吾请持是以寿巢南陈先生。先生少负大志，嬉戏习为战阵营垒之事。稍长喜读阴符六韬，每抵掌谈兵，惊其座人。值胡清末造，靴刀帕首，流浪湖海，冀有所遇以自奋，邑前辈周瑞安、吴长兴之遗烈，未尝不仿佛魂梦间也。虏社既覆，旋有讨袁之师，佐克强黄公于南部，论者谓如叶山阴之辅胡总制；杨雪湖之从瞿阁部矣。程应内衅，功卒无成。洪宪盗作，邑人殷恭壬倡议松陵，先生谋以平江反正。其后黎元洪解散国会，护法军起西南，先生复有甬柬之役。事虽颠蹶，所志固弘大，岂戈戈佔毕腐儒哉？又尝崎岖岭表，转侧虔赣，从今大总统孙公游，一为参议院秘书长，再任大本营宣传主任，几得志行道矣。始沮于岑猛，终阨于陈豨。乃投戈讲学，睪然如鲲鹏之六月息焉。夫以先生之才如此，其遭际如彼，世当有扼腕瞋目太息其不遇者，弃疾独以为无伤。盖名山万

世之业自在也。吾邑吴江，古称泽国，自汉莊夫子以文学开山，六朝唐宋代有传人，尤莫盛于明清两代，彬彬郁郁，作者如林。顾艺文所志，累经兵燹，百不存一，存者又蟬灭蠹矢，零落殆尽。先生以为征文考献维志乘与总集是资，庸是发愤兴起，既为《笠泽词征》三十卷剞劂行世，复辑《松陵文集》百卷，今方在编次中。而《吴江县志》之作，思集莫、徐、董、屈、叶、钱、沈、李之大成，勒为一书，以昭民国方志之模范，尤先生所刳心经营而未就者。则继往开来，杞宋有征，所资于先生者甚重。天其或者息先生于干戈戎马之交，而策其丹铅翰墨之勋乎？是未可知也。弃疾附乡邦后晋之谊，以狂庐文献为职志，甚愿先生稍戢其风云龙虎之雄心，以专精于著述。私计文集、县志之成，各以五稔为期，然后再出而图天下事，比诸鹰扬渭滨，犹未为晚。而秦灭鲁壁之传，固亦大有人在，先生其以为是耶？否耶？值先生五十揆览之辰，因书此侑一觞焉。

（录自《磨剑室文三集》）

## 致徐蘧轩函

蘧轩先生：

百里以内的出版界，我所最佩服的，就是从前的《蜩江声》现在的《新周庄》了。自从贵报出版，突飞进步，一日千里，我觉得有一种声气应求之感。《新周庄》报社陈戡人兄对我说：“我们应该联络起来。”这句话我很赞成，蘧轩先生！你也赞成吗？

我看见贵报上征求赞助员的启事，我极愿意帮你们的忙，现在寄上钞币十元，请你收到了，给我一封回信！

我有一件事要求你，就是寄一份报，送给周庄镇《新周庄》报社陈戡人先生收，要按期寄去的，可以不可以？请你回复我！倘若要邮花，我可以补寄的。

蔚南先生是令兄吗？他们所办的《前进》半月刊，从七号起，有没有出版？现在出到第几号了？望你告诉我！

十二，七，三一夜。

亚子于黎里。

（载 1923 年 8 月 1 日《新盛泽》）



## 《新黎里》与复活

《新黎里》居然复活了！在这无公理的世界里，尤其是无公理的中国，总算是幸运吧！

复活两个字是起源于耶稣基督的，我看《新黎里》和基督，却很有相像的地方，如今在下面慢慢儿讲来：

基督的主张，是自由平等博爱；《新黎里》的主张，也是自由平等博爱。基督的行事，是牺牲自己救济他人，《新黎里》的行事，也是牺牲自己救济他人。基督为恶人犹大所卖，糊里糊涂的钉上十字架去；《新黎里》也为仇家诬陷，糊里糊涂的勒令停止出版。基督死后第三天复活，从此其道大行；《新黎里》停版后两个月复活，从此也要其道大行了。那不是很好的比例吗？

基督复活的时候，有天使从天上下来，坐在基督的坟墓上，他的像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战，甚至和死人一般。基督对人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希望复活的《新黎里》，也有这种伟大的光明和威权，惊破那邪魔外道的妖胆呀！

《新黎里》万岁！复活万岁！

（载 1923 年 8 月 1 日《新黎里》，署名YT）

## 婚姻制度改革谈

上一期婚姻号特刊，亚子先生做了一篇《婚嫁改良浅说》，是讲结婚时候手续上的改革；如今我这一篇文章，便要讲婚姻制度根本上的改革了。现在将我的意思，列举在下面，请阅者诸君共同商榷吧。

(一) 结婚绝对自由。婚姻制度，是为自己而存在，不是为父母而存在。结婚是自己的事情，不是父母的事情。自己的事情，当然要自己解决。那末，古老相传种种的废话，什么娶媳妇，嫁女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二十世纪的婚姻史上，当然只有一笔勾销的价值了。父母为满足性欲而生子女，满足性欲，是他们两的权利；生了子女出来，要抚养教育，是他们两的义务；等到子女长大了，受过完全的教育，有了相当的职业，能够自立做人，那父母的责任，就算完结了。至于男婚女嫁，很不与父母相干。所以我主张婚姻问题，是男女对手方绝对的自由，做父母的，就使参加意见，至多是一种友谊的顾问，绝对没有干涉的道理。至于结婚时候组织小家庭的开办费，和以后生活的经常费，当然由结婚的夫妇共同担任，不能去倚赖

父母,那不是大家便利吗?

(二)学生时代不得结婚。学生时代为什么不许结婚呢?有两个道理。一种道理,是年龄太小,学问经验,都没有到完善的地步,要他自由选择伴侣,恐怕没有精确的眼光,和坚固的意志,倘然单靠着一时感情的冲动,是很会误事的。这种例子,在现社会上很多,尤其是女子,最容易上当,却又最难摆脱,所以不得不加以限止;一种道理,是没有在学校里毕业,就不能在社会上服务。自己没有职业,不能生利,衣食学费,还要靠父母供给,结婚以后,如何能组织小家庭呢?不能组织小家庭,仍旧要依赖父母,又如何能够享受自由的幸福呢?所以我主张学生时代,绝对不能结婚,青年的男女们,以为怎么样?

(三)组织小家庭。旧中国的大家庭制度,真正是万恶之源。你想婚姻是不自由的,夫妇的感情,已经难说了。还有许多公婆妯娌伯叔小姑,都是没有受过教育而性情又各别的,胡乱聚在一处,什么叫长辈,什么叫小辈,一群乌合之众,里面却又有很严重的阶级。做女子的,脱离了自己娇生惯养的家庭,去做他族的俘虏,你想这种日子,是好过的吗?老子说得好:室无空虚,则妇姑勃溪。就是中国大家庭制的写真了!现在主张自由结婚,一对新夫妇,当然都是新人物了。却把他容纳在新旧杂揉的大家庭里面,当然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所以我的意思,组织小家庭,是绝对要紧的。并且我主张结婚后的男女,一定

要继续他们固有的职业，那小家庭的生活费，是应该男女共同担任，那就轻而易举了。至于对待两方面的父母，当然要尽相当的敬爱，如其父母是有财产的，果然用不着子女的供养，但子女也用不着觊觎父母的遗产；等到父母死了，遗产或者归公，或者赠与亲友，都是父母的自由，子女不能干涉。要是父母没有财产呢？子女当然要供养他生活的费用。不过应该有个限制，倘然父母因担任子女教育费而举债的，那子女更加要担负偿还的义务了。

(四)取消代办式的订婚。婚姻以恋爱为本位的，没有恋爱，婚姻便无成立的理由，那父母做主的代办式的订婚，当然没有存在的价值了。代办式的订婚，是极端可笑的。双方主体的男女，都在幼稚时代，绝对说不到征求同意，就是双方的父母，名为有完全的主权，其实也是糊里糊涂的，不过听了吃媒人饭的怂恿。——有一种下等社会的妇女们，专以做媒人为职业的，只贪图自己的财帛，不顾虑到人家的幸福，最为可恨——和瞎子算命的说谎罢了。这种婚姻的成立，完全是听天由命，岂不是危险到万分吗？但他的拘束力，却也很大。廿年以前，取消订婚的一句话，差不多和大逆不道一般，没有人敢说的。因为女子主张取消，在旧名词便叫赖婚，绝对为清议所不容。男子主张取消，在旧名词叫做退婚，在女子方面，又认为名誉上绝大的损失，断断不能承认的。但是现在，却渐渐的风气开通了。照本乡而论，智识阶级里面，已经发现了儿

桩取消代办式订婚的举动。而且双方结果都很好，我希望他能够普及起来，便可以把男女青年们已经失掉的自由，重新恢复了。

(五)限制离婚。订婚与结婚不同，订婚是名义上的，没有实质的关系，只要把名义解除，就完结了。至于已经结婚，便有种种的顾虑，所以取消代办式的订婚，我是绝对主张的，而对于离婚问题，却要加以限制。在理论上虽然不彻底，在良心上我却不能不自认为一句公道话吧。限制离婚的办法怎么样？就是十年以内，除掉两愿离婚以外，女子有自由离婚的权利，男子却不能。为甚么呢？中国经过了几千年重男轻女的过程，男子和女子，在社会上地位完全不同。旧式的女子，或者是半新式的，都没有完全的学识，和相当的职业。至于财产继承权，更加是除外的。而旧礼教的遗毒，又深中于人心。女子离婚以后，要第二次结婚，是很不容易的。在社会在家庭，都得不着美满的待遇。所以离婚的事情，除了女子自动，和男女双方合意，若单由男子一方面胡乱抛弃，我是绝对不赞成的。觉悟的青年们，能承认我这句话吗？

(六)尊崇再嫁者的人格。再嫁是女子不幸的事情，然而在实际上，有许多人是不能不再嫁的，或者青年丧偶，失却恋爱的伴侣，或者中年仳离，受不住男子的虐待。这两种人，倘然不再嫁，把甚么来做后半生的安慰呢？至于女子守节，或者经过了浓郁的爱情，淘洗不去，不愿再

和第三人结合起来；或者恋爱的心肠，已经冷淡了，情愿过独身的生活；那都是少数人自由的意思，不能拿来限制多数人，要他们盲从附合的呀。但是中国人的心里，对于再嫁者，往往有一种轻薄的联想，那不是绝对不通吗？男女是一样的，男子妻死或离婚后再娶，没有人看不起，为什么女子夫死或离婚后再嫁，就要被人看不起呢？那不过数千年相传的恶习惯罢了！所以我主张，社会上要绝对尊崇再嫁者的人格。而不幸的女子，或是丧偶，或是离婚，也应该赶紧设法研究高深的学问，等到有了学问，然后再嫁。因为有学问的人，人家就不敢轻视了。

（七）推翻多妻主义。研究婚姻制度，却把推翻多妻主义一句话，夹杂在里面，被觉悟的青年们见了，不连嘴巴都笑歪吗？因为多妻主义，在人道上早已宣告死刑的了，那里再有提起的价值。然而我的话却是对症发药的，你看现在社会上稍负名望的人，能有几个不是三妻四妾左拥右抱的吗？有人说：中国人置妾，是宗法教孝的缘故。然而现在是二十世纪了，还有甚么宗法可以保守，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废话，早已不能成立了。左右是满足男子们的性欲，不把女子当人类看待罢了。新刑律上，重婚有罪的；以人身为卖买品，也是有罪的；娶妾的来源，不是以人身为卖买品吗？他的结果，不是重婚吗？然而近年来有什么补充条例，却又从法律上承认妾的地位了。那不是笑话么？所以我主张，有志气的女子，决计不能和

多妻的男子结婚。而已经堕落在多妻罪网内的男子，也应该有彻底的觉悟。自己设法去忏悔。至于忏悔的方法，我以为把妾的名称和实际都取消了，承认他是异性的同居而被保护者。一方面仍旧要供给他的生活费，一方面送他到学校里去读书，等他有了充分智识以后，再让他去自由择取伴侣，那便是唯一的救济法了。

(八)提倡生育节制。喜生育而不喜教育，是中国人的通病，结婚后两三年不生育，就要盼望了。至于生育了出来，又不晓得好好的教育，天种天生般不放在心上，只知道多子多孙是好福气，这不是荒谬到极点吗？我以为要生育子女，一定在生育以前，要有充分的教育准备费。所以在结婚两三年内，经济上没有积蓄，是绝对要节制生育的。并且生育的责任，女子负的太多。将近生育以前的几个月，就要牺牲职业。生育的时候，在身体上更有很大的危险。生育以后，又非几个月不能复元。而生育太多，或者多病的女子，孟浪生育，都有缩短寿命的可能性。所以节制生育的权柄，完全应该操在女子的手里，不能任男子们随意布弄。因为上面所讲的许多苦痛，在男子方面，是一些也受不着影响的呀！还有中国的坏习惯，在夫妇爱情破产的时候，也有居然生育的。大概男子以不负责任为原则，在那灵肉不调和的过程中，满足那单纯的性欲，以为是一种消遣的方法。女子是压服在男权底下惯的，还痴心妄想般情愿牺牲肉体来挽回已失的爱情。这



样一来,就形成了生育的事实了。然而生育是生育,爱情破产还是爱情破产,这等男子果然太忍心,那女子也太愚笨了。所以我主张爱情圆满的夫妇,应该提倡生育节制。至于爱情破产的夫妇,和多病的女子,那更应该绝对的禁欲了。

(九)实行儿童公育。女子的责任,在老派说的是母教,似乎抚育儿女以外,没有别的本分了。这句话我以为不然,女子的脑力,比男子还要精细。以体力而论,苟其锻炼得法,也决计不比男子为弱的。倘然以抚育儿女为女子责任的止境,不许女子做以外的事情,那末女子对于社会的贡献,不太少吗?女子天生的聪明才力,不过于辜负吗?我的意思,抚育儿女,是一部分女子的责任,不是全体女子的责任。所以儿童公育,是赶紧要实行的。实行的方法,可以就把幼稚园扩充起来,延请专门研究儿童心理和喜欢抚育儿童的女子们,主持其事,凡人们的儿女,自哺乳期以外,都可以送到这公育的地方来。那末其余的女子,就可以保存那原有的职业,不至为儿童所限制,困守在家庭里面了。至于公共食堂,公共洗衣作,凡可以减少家庭底麻烦的,都应该次第提倡实行啊!

以上几条,是就我意见所及,拉杂写出来的,没有系统,也没有条理,惭愧得很。觉悟的男女青年们,能匡正我所不逮,加以批评的,我很欢迎。但是要以现时代为立足点才好。至于顽旧的人们,用十八世纪的眼光来反对

我,那绝对不是我所怕惧的。我愿和觉悟的男女青年们,  
大家努力奋斗,向光明的路上前进呀!

(原载 1923 年 8 月 1 日《新黎里》,署名重瞳)

## 女子结婚后姓氏问题

从前的中国女子，大多数是有姓无名的。嫌他太简单，便于自己本姓以外，再加上男子的姓，譬如公牒上的某某氏，佛牒上的某门某氏，就是了。廿年以前，各处开办女学校，做学生的都要有个姓名，当时便有绝大的笑话出来了。就是已经结婚的女子，不用自己的姓，而用男子的姓。在理论上完全把女子做男子的附属品，蔑视人格到极点；在事实上夫妇姊妹，混淆莫辨，也有许多的不方便；所以后来就废除了。但是第一个不通的办法才消灭，第二个不通的办法又出来。第二个不通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把男子的姓，放在女子自己姓名的上面，仿佛是双姓的样子。这种办法，我是绝对不赞成的。

为甚么呢？男女平等，是天经地义。现在把男子的姓，放在女子自己的姓名上面，不是表示女子应该服从男子吗？这个道理，是无论如何都讲不通的罢。况且我是主张女子自由离婚并自由再嫁的，那末张某某嫁给李姓的时候，将姓名改做李张某某，后来和李某脱离了，仍旧改做张某某，再后来与王姓结婚，又要改做王张某某，不

近于滑稽吗？有人说，女子自己姓名上，加上男子的姓，是表示他已经有了丈夫的意思。那末男子自己的姓名上，为什么不加上女子的姓，表示他已经有了夫人呢？那真是绝对的不通了。又有人说：卫夫人称李卫，管仲姬称赵管，是历史上的故事，不妨取法的。我也以为不然，李卫、赵管，是偶然的称呼，不是正当的名义。我们现在只称卫夫人、管仲姬，或是卫铄、管道升，不见得称他们做李卫铄、赵管道升。可见这种偶然的称呼，是不能通行的了。况且历史上的故事，也有可以取法的，也有不可以取法的，倘然一定要刻舟求剑，那么班昭又称曹昭，不又为第一个不通的办法吗？

古人说得好：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我所以绝对主张，女子只有自己的姓名，不要再把男子的姓放在上面，这也是一种正名定分极要紧的事情呀！

（载 1923 年 8 月 1 日《新黎里》，署名重瞳）

## 女子结婚后承受遗产问题

打破遗产制度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了。我来讲女子承受遗产的话，似乎有些不彻底，然而天下事不是一蹴可几的，在不彻底的当中，也有个比较的善恶。女子承受遗产的主张，和打破遗产的主张，相提并论，自然承认遗产，是比较的不道德；然而把男子霸占遗产，和男女平分遗产讲起来，那男女平分遗产的话，却又是比较的道德了；打破遗产，一时还未能实行，那男女不平等的苦痛，却又急待解放，所以我承认女子承受遗产，是一个过渡时代的办法。

男子是一个人，女子也是一个人。男子是父母生育出来的，女子也是父母生育出来的。所以倘然承认男子应承受父母遗产的，就不能不同时承认女子应承受父母遗产了。至于甚么男系，甚么宗法，都是人为的习惯，不是天然的公理，天然的公理，是万古不灭的；人为的习惯，是一瞬即逝的；扶植天然的公理，打破人为的习惯，便是我们的主张。所以女子承受遗产，在理论上是没有疑义的了。现在我所要讲的，是事实上的一个问题。

事实上有什么问题呢？女子两个字，是包括已结婚

和未结婚都在内的。未结婚的女子，承受父母遗产，当然向兄弟们分取；已结婚的女子，也应该承受父母遗产吗？也应该向兄弟们分取吗？这就是问题了！已结婚的女子，年龄不等，也有做人家母亲的，也有做人家祖母的，对于自己父母的家中，就不免渐渐的隔膜了。而且经济的盛衰，是最靠不住的，十年内外，说不定就有沧海桑田的感，几十年前的富豪，或者现在是已经赤贫的了。那末七八十岁的老姑太太，倘然去向侄儿或侄孙们分取父母的遗产，那不是很难的事情吗？试问怎么样办法呢？

我现在所主张的，是未结婚的女子，应该承受父母的遗产；而已结婚的女子，却应该承受夫家的遗产；除了没有丈夫的人，在中国习惯上，儿子未成人的，本有支配全家财产的权力；儿子已成人的，也有另提养膳的办法；不生问题外，其他有丈夫的女子，就应该向丈夫要求分取遗产；和未结婚的女子，向兄弟们要求分取财产，同时进行。譬如一个家庭里面，有两个已结婚的兄弟，和两个未结婚的姊妹，那总共是两个男子四个女子。就应该把财产分做六份，无论男女，各得一份，其余的照此推算。至于未结婚的女子，现在已经分取父母的遗产，那么将来结婚的时候，自然用不着再分取夫家的遗产了。这个办法，似乎平均而且简便，是最容易施行的。不晓得主张女子承受遗产的先生们，以为对不对？

（载 1923 年 8 月 1 日《新黎里》，署名重瞳）

## 第四阶级的婚姻问题

《婚姻号》出到第二张了，讲来讲去，都是中产阶级和智识阶级一方面的话。有人对我说：你们的报纸太贵族化了，难道不晓得第四阶级也有婚姻问题吗？难道金闺绣阁中的女子，应该尊重，应该拥护，而种田做工的姊妹们，便可以置诸不论不议之列吗？难道中产阶级和智识阶级，应该讲自由恋爱，讲家庭幸福。而第四阶级的人民，就可以任他永远住在黑暗地狱中吗？实在婚姻的专制，家庭的苦痛，恐怕第四阶级比中产阶级、智识阶级还要利害吧！我道不错，如今便要讲第四阶级的婚姻问题了。

第四阶级又叫无产阶级，质言之，就是种田的人和做工的人了。——不敢叫他劳农劳工，恐怕有人又要去告密——他们的境遇，很是困苦；他们的礼教，却还简单；古人说礼不下庶人，我想礼不下庶人，恐怕还是庶人的幸运吧！所以男女交际一件事情，在中产阶级和智识阶级，是很大的难关，而无产阶级却因工作的互助，于不知不觉中早形成了一种不成文法，凡是同村种田男女，和同厂做工的男女，差不多天天可以见面，天天可以谈天的了。我想

提倡自由结婚，在第四阶级中，或者要比较的容易一点，不过现在婚姻的专制，家庭的苦痛，却也比较的利害一点。因为第四阶级没有受过教育，直爽起来果然直爽，而野蛮起来却也很野蛮。我认为除实行义务教育农村教育以外，非用强力禁止几种陋习不可。这在有地方行政责任的官绅们，努力提倡了。所有应该禁止的几件事情，我现在列举在下面。

(一)禁止卖买婚。第四阶级，因为生活困难的关系，完全尚在卖买婚时代。女儿在幼稚的时候，老早把他许配了，那许配的目的，就在聘金，其余都不成问题。有儿子的人家，把聘金换了人家女儿的八字，就以为这女儿是他们的货物了。将来要他怎样，便是怎样，一点也不能违拗的。你想那不是以人身为卖买品吗？我以为这件事情，先要禁止。男女订婚，须在二十岁以外，订婚期与结婚期，距离须在半年以内；订婚结婚，要由男女双方同意，请村长证明，所有聘金嫁妆，一概不用。父母不得女儿同意，硬行许配而收受聘金者，照卖买人口律治罪。至于把女儿卖给人家做妾，或是做婢女，还有丈夫堕落，把妻子卖掉，那两方面卖买的人，都应当治罪，更律有明条了。有人说：第四阶级盛行卖买婚，也有不得已的缘故，这句话我也知道的。但人们不会专养女儿，也不会专养儿子。一个家庭里面，当然女儿也有，儿子也有。女儿自由结婚，做父母的不能赚聘金，虽然吃亏，而儿子自由结婚，也不



要做父母的赔聘金，那不是划直吗？至于死丧疾病，意外的事情，做村长的人，和自己的亲戚们，或是同村的富豪，以及业主雇主，都有周恤的义务，断乎不应该让人们卖女儿，做没天理的事情。这睦邻任恤，是古有明训的，不见得好算他是干犯厉禁的邪说吧！

(二)禁止掠夺婚。什么叫掠夺婚，就是抢亲，这是乡间最通行的。女儿受了人家聘金以后，这身体就算是人家的了。他爱今年娶去，便今年来娶；爱明年娶去，便明年来娶；自己父母不答应，他们便纠人聚众来硬抢。抢的时候，不管你是死是活，横拖竖拉的抢将去，抢到了家的时候，一串百响一放，一对花烛一点，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就算生米煮成熟饭了。你想天底下有这么蛮横的道理吗？他们的意思，以为女子是货物，不是人。我出了定货的价钱，那货物当然是我的了。到期不出货，我自然老实地不客气，自己来搬运了。这种以女子为货物的谬见，是最最可恨的，我想非严行禁止不兴。有人说：抢亲的果然野蛮，但女儿的父母，受了这家聘金，到后来还要勒索人家钱帛，方能成亲，这也不好，无怪人家要抢劫了。我以为把女儿卖给人家去换聘金钱帛是违法，而出了聘金钱帛去买人家的女儿也是违法，至于买不成而抢，更加是违法了。我的主张，订婚结婚，绝对要男女双方同意。所有买卖式的订婚，一概作为无效。男家有钱女家没钱的，聘金作废，男家没钱女家有钱的，聘金照数偿还；以后永远禁

止抢亲，如有违犯者，以强盗掳人勒索论。照这样一来，乡间的女儿，才有见天日的指望了！

(三)禁止虐待。公婆虐待媳妇，丈夫虐待妻子，是中国人野蛮的表示。尤其是第四阶级，不虐待媳妇，显不出公婆的威严，不虐待妻子，显不出丈夫的气概；所以乡间妇女，不被公婆或丈夫打骂的，恐怕是最少数罢。我以[为]公婆虐待，是大家族的流毒，丈夫虐待，是婚姻不自由的流毒，都非绝对禁遏不兴。我的主张，要实行小家庭制度。贾谊说的，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现在的第四阶级，家庭不富，而子壮出分。的确是最好的办法。贫民没有遗产，但种田的人，租田总有几亩的，破屋总有几间的。等到满了二十岁，无论男女，都应该平均分配起来。做父母的，当然也要留存一份。分配以后，无论男女，都应该自己工作自己生活，不许再依赖父母。父母对于已出分的子女，也绝对不再负抚育的责任。男女结婚以后，把两方面的田宅合并起来，组织一个小家庭。有太远而不能合并的，把来顶卖与他人，另外设法吸收附近适宜于共同耕种及居住的田宅，也是一样。至于做工的人，只要两手两足，随处可以生活，随处可以组织小家庭，那就更加便利了。结婚以后的子女，对于父母，当然要表示相当的敬爱。父母五十岁以外，或是有病的时候，不能工作。有兄弟姊妹的，共同孝养；没有兄弟姊妹的，单独孝养；至于公婆对于媳妇，要和对女婿一样，当他极客气的人，那里会

再有虐待的事情呢？讲到夫妻关系，既然自由结婚，做男子的，当然不敢欺负女子；做女子的，也当然不肯受男子的欺负；而且照我的主张，自由离婚权，是操在女子手中的。倘然有虐待的事情，女子立刻可以提起离婚。想来总可以保障女子的安全了！

(四)禁止抢孀逼醮。男子妻死可以再娶，女子夫死当然可以再嫁，这是我基本的主张。第四阶级的女子，夫死再嫁，倒也有的。但人格总被社会上轻视。而且再嫁的权柄，还不在于自己手中，或是父母做主，或是翁姑做主，甚有所谓抢孀逼醮者，就是不知谁何之人，随便可以把孀妇抢去，或是自己享用，或是卖与他人，那不是没有人道没有国法吗？总而言之，他们是把女子当货物的，男子是物主，物主死了，货物就失了一定的所有人。父母做主再嫁的，是第二个物主死了，收归第一个物主，重新出卖；翁姑做主的，是物主自己死了，物主的父母把来转卖；至于不知谁何之人来抢孀逼醮，那更是无主之物，见者有分了，这不是真真可以深恶痛绝的事情吗？然而在旧社会上，也不以为奇。明知其干犯例禁，而乡间怕事的人多，出头的人少，因为要见官府，比死还要难过，那自然弱肉强食，无所不至了。有谁为人道伸冤，为弱女子叫屈呢？我以为提倡自由结婚以后，男子知道女子是个人，不是货物，女子也知道自己是个人，不是货物；这种怪现象，自然会消灭了。倘然还有这种意外的事情出来，在死刑未废止

以前,竟要枪毙几个人,才可以惩一儆百,保全女子在社会上的地位呀!

以上说的话,是对于第四阶级的婚姻问题对症发药的,不晓得还有没有漏落,请阅者指教罢!

(载 1923 年 8 月 1 日《新黎里》,署名重瞳)

## 读了《读了震泽通讯以后》以后

本报第二号，登着李纯康先生《读了震泽通讯以后》一篇文章，教训甚么“国学专修馆”的老怪物，真真痛快极了。蘧轩先生说：“孔孟之书，很有研究价值，适用现社会的儿童与否，也不可因一个潮流所趋，遽加判断。”这几句话，表现出学者的和平冷静态度来，我也十分钦佩。但是照我的意思，孔丘和孟轲，他们的学问，无论怎样有价值，但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华民国，总是绝对不适用的。——参看陈独秀先生的《独秀文存》，和吴又陵先生的《吴虞文录》——至于把来教授儿童，自然更是大荒其谬了。

叫学生行跪拜礼，蘧轩先生也断定他失了人格，我还在《吴江报》五十四号上，看见一段新闻，他说：“国学专修馆于暑假之日，堂内设蒲团无数，各生皆行百拜礼，教员吴嘉若立而数之。有龚生者，跪下即笑，未满百拜即起，为吴某所见，勒令补拜，龚生不服，即以夏楚从事，并令退学云。”这种荒谬的事情，有脑筋的人类，能够不见了“怒发冲冠，目眦尽裂”吗？

《吴江报》五十一号上，讲国学专修馆的笑话，还有一

桩，就是朔望宣讲《圣谕广训》。哼！觉罗弘历是什么东西？野蛮种族的酋长，霸占了中国，不过叫中国人做他训善的奴隶罢了。今年是中华民国十二年，不是大清国宣统十五年，满清已亡，而圣谕广训不亡，难道这班怪物，真要做复辟的宗社党吗？

我又记起一件事，仿佛是在上海民国日报社附送的《平民周刊》上看见的。他说：“十一年双十节，震泽镇上，一点也没有举动，只有汇丰银行门前挂了一面国旗，却被董事某老爷大骂了一顿。”——大意如此，原文我记不清楚了——照这种情形看来，都是和中华民国国体上根本有影响的——原来孔孟之教，和共和国体根本上不能并立，那是一定的道理——震泽不少热血的青年，难道就不想取缔他们的法子吗？

我看见了纯康先生大著以后，就想讲几句话，却为旁的事情太忙，便耽搁了。然而鲠在喉管里的鱼骨头，不吐出终究不爽快，所以到底要写出来。纯康先生以为怎么样？蘧轩先生以为怎么样？看《新盛泽》报的同志们，都以为怎么样？

（原载 1923 年 9 月 11 日《新盛泽》，署名 YT）

## 分湖先哲祠祭文(代)

维大中华民国十二年九月十二日戊子，知吴江县事刘□□，谨以羊一、豕一致祭于分湖先哲陆公大猷、陆公行直、袁公黄、叶公绍袁、洪公祖烈、李公枝芳、陆公燿、郭公馨之神曰：淼淼分湖，觥觥先哲，毓秀钟灵，千秋矜式。文经武纬，骨飞肉腾，殿以骚雅，合参一灯。昔在蛇年，李侯司牧，爰询邦人，爰谘爰度。书院旧址，唯切问宜，中丞遗泽，瓣香在兹。古乡先生，歿祭于社，幸托德邻，如驂方驾。贤侯曰咨，群议僉同，壶天一老，硕望尤崇。五六年来，沧桑代谢，仙鬼既飞，闲鸥不下。长府旧贯，倏焉改为，无知妄作，厥咎谁尸。坐累神灵，流离迁播，迹类附庸，辱同禁锢。遂干清议，不平则鸣，飞书传檄，伐鼓撞钲。方事之殷，玄黄未判，几以党碑，殉兹宾灌。炎曦乍朗，阴翳潜销，祥麟威凤，腐鼠鸱鸢。□也不才，谬托民上，奉命平亭，询诸参两。悠悠怀旧，故国故都。崇祠无恙，盍归来乎？爰奠几筵，躬亲祷祝，神其格思，庶几来复。尚飨！

(录自《磨剑室文三集》)

## 范文贄叔家传

丈讳保泰，字贄叔，晚号贄叔，姓范氏，世居吴江之梨里。祖秋水先生，讳如钰，精六书训诂之学，撰《隶辨》若干卷。考永绥先生，讳其骏，方闻博学，著书满家。生子四人，丈其叔也。幼不好弄，庄重如成人。长而刻苦励学，顾不喜为制举文，成诸生后即弃去，慨然有志于经世之务。尝游幕中州，习其风土民俗，登高山临大川，揽关河阨塞之形势，吊古英雄征伐战斗之遗迹，盖胸怀益以广阔已。居数载无所遇而归，归为乡里教授，历主诸故家。时弃疾从弟丕继执经先生门，因得晨夕晤对。弃疾年十五六，气张甚哆，口论天下事，谓邓仲华、孙伯符不足慕。先生笑而颌之，不讶其狂也。时评泊古今人行事得失，文章高下，意或未同，哗争蜂起，至大声震屋瓦，漏三下弗肯休。豪情胜概至今犹堪想见焉。寻先生谢事去，弃疾亦仗剑出门，遨游湖海，踪迹遂疏阔。晚岁始抱永绥先生遗著《梦余贄笔》六卷过弃疾门，揖而相语曰：先君子著述繁富，其《帐墨居诗钞》一卷，自先长兄汇拔时，已付剗削矣。《贄笔》所纪，虽琐碎无当大雅，要亦数十年心血，或足备



文献之征。某不敏，不敢任令湮灭，将播诸当世。唯吾子精校雠之学，幸执笔绳其后，庶毋以麻沙误读者。弃疾感其诚，弗忍辞。既杀青，丈则大喜，谓足慰先人地下也。越岁遽感疾歿。实中华民国十年六月三日，春秋五十有四。遗诗一卷未梓。配徐，继石。子四人，长廷诤先卒，次超出嗣仲兄后，次越，次起。

论曰：丈盖忠信笃敬君子人也。所议论或迂阔，又无事功可表见。然以视世之倾危儇薄因缘为奸利者，要亦威风与腐鸱矣。越年少能读父书，尝从同邑沈长公游，介以乞传，因为撰次如左。亦庶几答丈昔者之相厚也。

（录自《磨剑室文三集》）

## 给朋友的一封信

A君和B君：

你们两的信，我收到了。因为我到上海去了一次，所以不能就写回信。

A君对于我的话，是完全谅解了，我非常的欢喜。B君对于我的话，恐怕还不能完全谅解，所以我再来说几句。

《非孝》的一篇文章，是浙江一师学生做的，登在他们的出版物上面。——与陈独秀先生完全没有关系——我因为没有看见他的文章，不知道他讲些甚么，但是“非孝”两个字，我却以为不错的，所以我说：“我是一个相当的赞成人”。现在把我个人“非孝”的主张，写在下面：

第一层，我以为人类和人类的关系，只有一个爱字，是最洁净神圣，而且最能包括一切。亲子的关系，也只要讲一个爱字，就完了。子应该爱亲，亲也应该爱子，那是最平等的。若硬立了一个孝字，又硬把一个慈字去配他，便生出阶级来了；而且“父辈不慈，子不可以不孝”的邪说，也跟着来了。几千年家庭的惨史，恐怕就是孝字开端吧。所以我主张只要讲爱，不要讲孝，爱是天性的，孝是

人为的，老子说：“六亲不和有孝慈”这就是我“非孝”的根据了。——参看吴又陵先生《吴虞文录》内《说孝》一文。——

第二层：我是不赞成中国人所谓“孝道”的实质。就是儒家所倡导的：甚么“父要子死，子不敢不死”；甚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甚么“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然后可为孝矣”；甚么“父母在，不登高，不临深”；甚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种种荒谬的话，都是依附着“孝”字做壁垒的。我们开一个大炮，把“孝”字轰倒了，那末，这种城狐社鼠的伦理，就可以马上失其权威，不致流毒宇内了。这是我“非孝”的作用。

还有，从反面讲起来，中国是礼教之邦，对于“孝道”的提倡，可谓无微不至了。然而打开历史来看，从首出庶物的君主算起，宋文帝，隋文帝，后梁太祖等等，不都死在儿子手中吗？那小百姓就更无论了。可见教孝是没有效力的，要防制人类残害他人，总要把残害的根株拔去才兴，那私有制度和金钱万能，便是残害的根株了，所以我以为社会主义，是一个解决万有问题的钥匙，除了社会主义，是甚么都不行的呀！

现在的社会状况，有心人当然不能满足，想设法去改革他，然而改革社会，当然要从“新”的路上走，不能从“旧”的路上走。因为世界是进化的，是新新不已的，若讲复古，便是违悖进化的公理，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了。所

以“人心不古，世道衰微”的话，完全是耍不得的呀。

我最深恶痛绝的，就是现在一般的文丐。他们为饭碗问题而做小说，就安安稳稳做你的小说罢了，他们一定像煞有介事，戴起韩昌黎卫道的面具来，见了新的学说，拚命的反对，无理由的乱骂，他们究竟晓得些甚么东西？反对“非孝”的人，他真能尽老派的所谓“孝道”吗？反对“自由恋爱”的人，他能不吊膀子，不轧姘头吗？反对白话文的人，他文言文能够做得好吗？这一类的朋友们，我说他“乱叫”，我看并不是过火，还是客气一点，实在是“狂吠”吧！

以上一大段，是普遍讲的，就可以答复B君的疑问，B君以为怎么？

积极和消极，晋取和颓丧，实在就是“新”和“旧”的关系。譬如看见张欣生杀父，在“新”的人就可以断定是家庭制度与财产制度的万恶，旧礼教的破产，一定要主张改造家庭，废除遗产，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那不是积极和晋取的主张吗？在“旧”的人看到了，就要联想到复古，但复古是没有的事情，而且古时代也不见得没有杀父的把戏，那商臣熊蹯，主父产卵，不还在春秋时候吗？那么除了消极和颓丧就没有思想了。还有十二年来国事的扰乱，在“新”的人看起来，认定辛亥革命没有彻底，一定要求进一步的解决，那就是积极和晋取。在“旧”的人看来就要疑心共和国体不合于中国，但袁洪宪已经失败，张大

辩也会倒悔，总不能再盼望帝制复活，只有望古遥集，神驰于唐虞三代，而不晓得画饼之不可以充饥了，那不就是消极和颓丧吗？总而言之，“新”的是有主张，有办法，“旧”的是无主张，无办法，——他们或者也有他们的主张，他们的办法，但是学理上都是不通的，所以其效就等于零——我前天劝A君，就是请他摆定“新”的念头，不要再做“旧”人，不但做小说如此，做人也要如此。不晓得A君以为怎样？

对于做小说，我是绝对的外行，而且向来没有做“小说家”的志愿，所以没有稿子可以请教。不过我的主张，以为“小说家”是不容易做的，要有相当的修养，文学和科学，都要有些程度，因为小说是发表理想的工具，宣扬文化的机关，不是可以胡乱做的。倘然是出风头而做小说，或是茶馀酒后无可消遣而做小说，他的小说的功用，也只好供人茶馀酒后消遣之用，那就无价值无意识的很，不如不做为妙了。两兄以为对吗？

一二·一九夜，于金镜湖头

（载 1923 年 10 月 1 日《新盛泽》，署名YT）

## 对于国庆之感想

十月十日，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想来大家都晓得了。但这国庆节的起源，和我们对于国庆节应该保持的态度，恐怕大家就没有知道清楚。待我慢慢地讲来：

满清入关，宰制汉族，是民族的问题。专制政体，皇帝万恶，是民权的问题。贫富不均，率兽食人，是民生的问题。这三大问题，一天不解决，人民就一天不能安享太平。孙中山先生崛起布衣，网罗豪俊，以三民主义相号召，创建同盟会，组织革命军，把十七次失败英雄的热血，来灌溉中华民国自由的国花。尤其是黄花岗一役，悲壮淋漓，为四千年历史所未有。最后彭、刘、杨三烈士斗大的头颅，换了武昌城一炮，恰恰在中华民国纪元前一年的十月十日，就是现在万众欢呼的国庆纪念了。照这样看来，没有孙中山先生，就没有十七次革命，没有十七次革命，就没有武昌起义，那么中华民国四个大字，恐怕还“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看不见”，何况国庆纪念呢。所以十七次革命失败，就是武昌起义成功的前因，武昌起义成功，就是十七次革命失败的后果。古语说得好，“失败

者成功之母”，这句话真真不错，我们纪念国庆，尤其要纪念十七次革命元祖呀！

那么，武昌起义，就算革命成功吗？哼哼！然而不然。我上面说过，“失败者成功之母”，然而一个不留心，也许要变做“成功者失败之母”呀！武昌起义，为什么算失败呢？第一个破绽，就是举黎元洪做首领，黎元洪是什么东西？他是一个满清的协统，张彪的副手，瑞澂的奴才，和革命党丝毫没有交涉。不知为什么当日的革命党，打算错了，放着第一把交椅，自己不坐，却请他去坐，他呢？早被革命党吓慌了，躲在床底下，不敢出来。等到革命党寻到他家里，把他从床下拖出，一手捧着鄂军都督斗大的金印，一手按着手枪，问他还是接印，还是吃枪，他才抖瑟瑟地答应了。你想这种人配做首领吗？却不知道庸人多庸福，尤其是邪人走邪运，靠着鄂军都督的资格，便做了一个副总统。一帆风顺，名利双收。在革命党总算对得住他了，他却兴妖作怪起来，开手就和袁世凯做联档码子，杀害武昌起义元勋张振武，做投降的赘见仪。后来勾串袁世凯，引诱北兵南下的是他。残杀革命党人，膺黎屠户雅号的是他。反抗赣宁义军，使二次革命失败的是他。领銜请解散国会、开中华民国宪法史上恶例的是他。纳土归朝，把湖北首义地双手献给袁世凯的是他。洪宪劝进，受武义亲王封号不死不走的是他。袁世凯死了，颯颜做大总统，既要和段祺瑞闹包子，又受不住督军团的威

吓，勾引张大辫进京，实行第二次解散国会的是他。酿成复辟，上书奉还大政的是他。护法军起，躲在天津，不肯南下，自己说“堕溷之花，不堪上树”的是他。等到徐世昌滚蛋，利用曹、吴，一面为曹、吴所利用，做法统重光的傀儡，以破坏广州政局的是他。做了傀儡，又不安守本分，为牵线人驱逐的又是他。翻开十二年中华民国扰乱的历史，他至少要负一半的责任，然而他的确是十月十日国庆纪念的产儿，那末国庆纪念，怕不要变做国哀纪念吗？

所以我们要放明白些，袁世凯的徒子徒孙，北洋派的军阀，果然不是东西。而政学系的傀儡，也一样的要不得。我们要注意！要绝对的注意！谁是在十七次失败革命以前创造中华民国的？我们应该同美国人崇拜华盛顿一般的崇拜他，崇拜他的人格，崇拜他的政见，拥护他出来，重新创造一个新中华民国，重新创造一个新国庆纪念。我们同胞，才有出九幽而见天日的希望。不然，年年岁岁，纪念那风雨飘摇的国庆，恐怕太无聊赖吧！

（载 1923 年 10 月 10 日《新盛泽》，署名 Y T）



## 什 么 话？

我看《申报》上小说后面，有一位署名“鹄”的小言，他说道：“贿选和不贿选，我们不管，但我们空了两个月的新华宫内，居然有人住了，我们小百姓，只望他们和和气气，不要再打仗。”——大旨如此，原文我不记得了——哈哈，这是什么话？譬如一家一家的房屋财产，都被强盗占据了，做主人的却希望强盗们不要打仗，并且希望捕盗的官兵，也不要和强盗打仗，那不是笑话吗？然而这位“鹄”先生竟会这般讲，申报馆竟会这般登，照这样的记者，这样的报馆，他实在不配生存在二十世纪的世界里，亏他还有嘴脸来见人，哈哈！

（载 1923 年 10 月 18 日《民国日报》）

## 对于啸岑、华昇结婚之感想

十七年以前，有一个朋友结婚，我替他做了一篇祝词，开首便道：“太上自由爱恋无婚姻，其次自由结婚，最下则专制”。这三句话，虽然是套的古文烂调，但意思却是不错的，并且十七年以后的我，仍旧怀抱不变动的主张，我以为在人类进化，社会主义实现以后，打破财产制度，实行儿童公育，那两性的恋爱，便同寻常交谊一般，夫妇的名义，当然要取消，婚姻两字，决计不成问题。但在黄金时代未成熟以前，世界一切，都在过渡中间，不能彻底改革，我觉得婚姻制度，还有保存的必要，那末自由结婚四个大字，便当然是现在解决两性问题的天经地义了。

我同啸岑认识，不过三年，而了解他的真性情，却在《新黎里》报创刊号出版以后。他所做“不新不旧不中不西”的一篇作品，是关于结婚形式的研究，然而在“不破坏不能有建设”一句话当中，我就知道他是一个能和社会奋斗的好青年了，在第一期编辑的过程中间，他又拿一首“怨耦”的新诗给我看，署名是个“影”字，我觉得做起来很好，就把它发表出来，这时候，他只告诉我是一位女性的

文学家做的，后来我打听别人，才知道就是他的未婚妻沈华昇女士，这是我了解华昇女士主张的第一次。再后我同啸岑讨论婚姻问题，觉得意见都很吻合，于是就大家做文章，在《新黎里》报出起特号来，我做了一篇《婚姻改良浅说》，是讨论结婚手续，为一班普通人说法，同时啸岑的《对于自由恋爱者下一忠告》，华昇的《我对于女界自杀底感想》，却都能表示婚姻的真谛，那末他们俩现在的结婚，总算能够实行主义，为我邑婚姻史上开一新纪元了。

啸岑在茶话会上，报告他恋爱经历的过程，说他和华昇的结交，最初由朋友介绍通讯，由通讯而互相了解性情学问和主义，以至于约期会面，由友谊而入恋爱时代，于是再进一步为求婚的举动，而疏通两方面家长，由订婚而结婚，不合八字，不送礼金，不拣吉期，破除种种迷信野蛮的恶习，却是介绍人邱纠生、洪雄声两位先生的力量。照此看来，他们俩的结婚经过，在过渡时代，不能不算是美满姻缘吧！

他们俩这一次的结婚仪式，是双料的，把戏剧来比例，差不多有两幕。第一幕有证婚人，有介绍人，有主婚人，有新郎新娘鞠躬行礼，仍旧是老调。第二幕茶话会招待来宾，有客人的演说，有主人主妇的报告和谢辞，总算是新式了。照我的意思，第一幕实在是可以不要的，听说啸岑起初也主张不要，后来却省不掉，大概是环境的关系吧！汝葆彝先生说：“结婚行礼，古今中外所同，是不能废

除的。”我却有点特别的意见，我以为从前的婚姻是代办式的，男女在结婚以前，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于是在初次相见的时候，郑重地行一个见面礼，却也不能算他错。至于外国人结婚形式，是根据宗教的，他们迷信上帝万能，一定要牧师证婚，算是代表上帝，结婚人在上帝面前行礼，也有他们方面的理由。讲到这一次啸岑、华昇的事情，他们俩早已认识，早已了解，并不是陌路的人，何必要行此虚伪的鞠躬礼，难道不鞠躬就不成夫妇吗？证婚人又不是牧师，在他面前行礼，更没意思了。我生平的主张，是“推翻一切创造一切”八个大字，古今中外所同有的结婚行礼，难道就不能自我作古，一脚踢翻吗？所以我以为只要第二幕，不要第一幕，就兴了。

啸岑要我做文章，我就胡说八道的讲上一大堆，对不对还请各人批评！啸岑、华昇都是能够做文章的，我希望他们俩对于自己的婚姻史，可以每人做一篇发表，不晓得他们俩肯不肯？并且他们俩结婚以后，就去游西湖，西湖是名胜的地方，新婚旅行，更有甜蜜的兴趣，我要代《新黎里》报的读者，要求他们俩各做一篇游记出来，或者是合作，想来他们俩一定可以答应吧！那读者的眼福就不浅了！

一二，一一，一。于上海

（载 1923 年 12 月 1 日《新黎里》，署名 Y T）

## 对于啸岑、华昇结婚时 茶话会上各人演说的批评

这一次我从上海赶到苏州三新旅社，是特地来参与啸岑、华昇结婚仪式的，同时更约了《新周庄》报的陈戡人兄，《新盛泽》报的徐蘧轩兄，想和《新黎里》报的我，做一个三角同盟式的谈话。这一天恰好他们两人都来了，吃过了中饭，就在房间内谈起天来，不知不觉，却把结婚仪式的第一幕错过了，所以证婚人介绍人的崇论阔议，都没有直接听见，“看戏看买麻团”，真是笑话。幸而还有第二幕茶话会，总算不曾全脱空。还到上海，要还啸岑的文债，做了上面一篇文章，末了，觉得意思还没有发表完结，而茶话会上听见各人的演说，很有足供参考和研究的地方，于是就再做这一篇起来，自己不会演说，却要批评他人演说，被批评的诸位先生们，不要哑然失笑，说我班门弄斧吗？

第一位演说的，是丘纠生先生，讲婚姻进化的历史，和啸岑、华昇婚姻成立的经过，清楚极了。他还引证证婚

人钱强斋先生的致辞，说婚姻是法律上的问题，结婚手续要经过法律上的保障，证婚人便是法律上的证人。这几句话，在现在社会上，是完全对的。不过我是一个浪漫的人，对于现世界的法律，首先反对，所以说几句怀疑的话。我对于婚姻的主张，是崇拜爱伦凯女士的，他说婚姻以恋爱为道德，那末，除了恋爱，就没有可以成立婚姻的原素了，所以我以为两性问题，只要有纯洁的恋爱，不夹杂金钱肉欲的臭味，那婚姻就可以合于道德而成立，用不着什么法律的保障。倘然没有恋爱，随便你经过甚么手续，在法律上有不可解除的铁锁，然而在道德上终究是不成立的，当事人实在没有承认这种婚姻的义务。这是我个人的理想，然而我相信将来一定要普遍的呀！

第二位演说的，是洪雄声先生，他是引申他在第一幕的致辞，说什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甚么“寤寐反侧”，甚么“如鼓瑟琴”，都是很滑稽的，我对于他的演说，却发生一种观念，我以为唐虞三代，的确是原人时代的自由结婚，舜不告而娶，是第一个证据，周文王的君子好逑，就是第二个证据了，大概原人时代，一切行事，都近于自然主义，和我们的理想时代相近，不过他们这时代，没有科学的调剂，不能征服环境，反而为环境所征服，那纲常名教种种学说，都是自然主义失败以后，不得已而补苴隙漏的东西。到了现在，一方面环境变更，旧礼教早已破产，一方面科学进步，新知识日就发皇，我们倘然再不能顺其道

而应用之，真是笨伯了。所以讲到婚姻问题，我们要推翻中古时代的专制结婚，采取原人时代的自由结婚，而加以科学的知识，成为我们理想时代的新自由结婚，才是正道呀——我还有一个感想，我以为唐虞三代，结婚自由的，差不多和跳月的苗人一般，那“仲春之月，大会男女，奔者不禁”，的确是一个铁证，就是战国之世，大概还是半自由，孟轲所说“父母之命”，不过和啸岑、华昇所称“奉双方家长命”一个样子，而“媒妁之言”，也不过如丘、洪两先生之称介绍人，尽疏通双方家长意见的责任罢了，这也是中国婚姻史上一个考据的问题呀！

第三位轮到戴人了，他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信徒，最热心于妇女问题和劳工问题的。所以他说在旧社会当中，妇女和劳工是没有人格的，妇女做男子奴隶，是婚姻制度的罪恶，劳工做资本家奴隶，是财产制度的罪恶，他祝华昇能够自由结婚，争回女子的人格，他更希望华昇和啸岑努力合作，加入社会主义的团体，去争回劳工的人格。这几句话，在本题上似乎还远一点，然而的确是最要紧的问题呀！他又说要避免俄罗斯阶级战争流血的惨剧，非先把阶级制度融化不可，这也是一句的确的话。世界进化史上，有两个恐怖时代，一个是法兰西，一个是俄罗斯，我以为这两次大恐怖，都是王党和贵族激成的，山岳党和多数党绝对不能担负流血的责任。现在我们中产阶级和知识阶级，要避免这种惨剧，非去而与劳工为伍不行，倘然

像一般糊涂昏愤的老百姓，和荒谬绝伦的官僚军阀资本家，他们越是反对革命，越是制造革命，真所谓“扬汤而止沸”，“避影而疾走”呀！

第四位演说的，是王希禹先生。第五位演说的，是沈复镜先生。王先生说这一次的结婚，在婚姻史上很有批评的价值，他还要劝啸岑在《新黎里》上发表启事，请人家批评。沈先生是华昇的老兄，他却以为这一次的结婚仪式，没有彻底的改革，表示不很满意的态度。我把他们两位的话，综合起来讲。我以为啸岑、华昇结婚的事实，由友谊而恋爱，由恋爱而婚姻，当然很正当，没有可以批评的，倘若要批评，不过结婚的仪式罢了。但是只能请新的人批评，不能请旧的人批评，如果请旧的人批评，那末他们反对的论调，当然是很多的，王先生或者不相信，到茶坊酒馆去打听一回就明白了。试问这种议论有称为批评的价值吗？如果请新的人批评，那末我就主张第一幕是可以不要的。还有一个意见，我以为借旅馆结婚也不好，一来太浮费，二来太嘈杂，就是请客人的酒席，吃三顿也太多，主人伤于经济，客人困于消化，都是两不实惠的。最好借地在花园里面，开一个聚餐会，客人不送礼份，而自己担任聚餐费，主人不收礼份，也不请客人吃。至于演说报告，就在聚餐会中举行，如此似乎比较省事一点，其余堂名、苏滩、双簧、戏法……等等，更当然在淘汰之列了，不知道和沈先生彻底改革的意见，有些相近吗？



第六位演说的，是汝葆彝先生。汝先生是演说大家，富于口才的，他的态度好极了，他羡慕啸岑、华昇有好机会，完成婚姻的历史，更祝颂他们俩将来有更好的机会，完成社会的事业，很是颂扬得体。他言外的意思，似乎为一般没有自由结婚机会的人们太息。我以为自由结婚的机会，实在是人人有的，不过人们容易错过罢了。错过机会的人，应分别男子和女子两样讲法，中国女子向来是被压制者，对于婚姻问题，绝对没有发言的权利，而关系却最大，因为女子不能自由独立，倘然婚姻一失意，差不多一生的命运就葬送了。所以我主张婚姻失意的女子，虽然错过机会，还要重新造机会，那努力奋斗，是不能避免的。至于男子呢，对于婚姻，比较有发言权，当他错过机会的时候，一半可以说是自己放弃，不能够全怪家庭压制，所以自己要负一半的责任。并且男子的地位，和女子不同。婚姻失意，不过婚姻失意罢了，除了家庭以外，社会上尽有回翔的余地，不比女子，家庭一关打不通，先被他们禁锢起来，就毕生没有见天日的希望。所以我主张婚姻失意的男子，应该要为对方着想，应该要为人道主义而忍耐，不应该像郑振堃先生一般，只顾自己，轻轻地把人家做牺牲品，因为完成美满婚姻历史的机会，纵然失去，而完成伟大社会事业的更好机会，还在乎自己努力呀！

第七位轮到蘧轩，他的意见却和我有些出入。他是

一位温和的学者，喜欢“则古昔称先王”，他以为旧礼教的本来是不错的，不过被后人弄坏罢了，我们与其言革新，不如言复古，因为可以减少无知者的反抗力。佛家说法，有实有权，照权道讲起来，蘧轩的话，很是不错，但是照我的主张，我们做事，与其迎合社会浅薄的心理，而矫揉造作做不彻底的勾当，不如和社会奋斗，终能得到最后的胜利，枉尺直寻，毕竟是不妥当的，而且旧和新决计不能比傅，譬如虞舜周文的自由结婚，和我们主张的自由结婚，不必以虞舜周文为借口，因为一有借口，就减少自己对于主张的信仰和毅力了。蘧轩是我的好朋友，他的人格和主义，我是绝对佩服的，不过手段不同，不能不讨论一下子，蘧轩不以我为唐突吗？

批评各人的演说完了，我自己还要说几句话，本来啸岑要我演说，但我是向来不会演说的，——除掉十七岁的一年，狂热般鼓吹革命，在黎里创办中国教育会支部，演说过几次——只好谢谢。雄声先生叫我起好演说稿子，请他人代讲，因为时间的关系，也不能够实行。那是对于啸岑、华昇很抱歉的事情，如今正好来弥补一点。我说些什么呢？就是对于啸岑、华昇结婚以后，有三件希望。第一件，华昇是在盛区女校教授的，服务社会，是最好的事情，我情愿她继续下去，不要因为结婚而废弃，倘然往来不便，明年可以改在黎区服务，我希望她成就一个服务勤恳的女教育家，不愿她退化做不劳而食的少奶奶！第二

件，我主张他们俩创造小家庭，不要做大家庭的寄生虫。中国式的大家庭，实在是万恶之源，人家说和父母同居，晨昏定省是尽孝道，我以为自己不能营独立的生活，增负担于父母，简直是不孝之尤罢了。啸岑是四高校长，最好华昇明年也到四高担任教务，就可以住在四高里面，以学校为家庭，使生徒得着母性的保护，那不是很好的事情吗？还有第三件，我主张他们俩要节制生育。在各人的演说中间；都希望他们俩为中华民国制造新国民，其实仍旧是早生贵子的变相话，我却绝对不以为然。中国所患的，不在人少，而在人多，多制造几个国民，没有多大好处给国家，而华昇服务社会的问题，恐怕要受牵制了。二十年前。浙江湖州有个有名的女志士，叫做吴孟班，她的丈夫，叫做丘公恪，也是一个有志的青年。伉俪很相得的，有一次孟班怀了孕。他〔她〕把来打掉了。公恪惊骇起来，问她甚么缘故？她说：“我生了儿女，要教育二十年，才能够成就一个人才，而我自己不免要重大的牺牲。现在我奋志求学，只要五年，就可以成就一个人才了。为了五年后的人才，牺牲二十年后的人才，在中国朝不保暮的时候，不比较的得计吗？”这句话我是很赞成的。还有一个亲戚某君，他在结婚以后，极力主张要他的夫人读书，拚命的替她预备，果然考进了有名的女学校，在他和她总算都是有志的了。但不到一年，她就有了身孕，眼见得要辍学，将来生了小孩，读书的事情，恐怕更没有希望了。华

昇虽然不是学生时代,但生育以后,多少要受些影响,就不能专为社会尽力,岂不是很可惜的吗?我是主张无后主义,表同情于胡适之博士的,在儿童公育未实行以前,觉得实在有节制生育的必要。这三件希望,不知道他们俩以为怎么样?我想要求他们俩做成答案,在下期报上发表回答我!

以上一段,就算是我的演说辞,等别人来批评罢!

一二,一一,一夜于上海

(载 1923 年 12 月 1 日《新黎里》,署名YT)

## 徐母马太君家传

太君姓马氏，浙江崇德人，同邑徐杏伯先生继室也。先生性任侠、好施与，有以缓急告者，辄倾囊相畀，不足，则太君脱钏珥以之，贤可知已。素纯孝，六岁丧父，既归徐，迎母于家，依膝下者二十馀年，身后丧葬尽礼，盖能以女代子职焉。兄弟辈早逝，抚孤侄成立，为娶妇，育三男，晚年常自叹曰：马氏不替，吾庶几有以报父母于地下乎。徐故浙西巨室，宾师戚族，恒满座上，食指以数百计，太君指挥裕如，先生爰得远游粤皖，无内顾扰。其歿也，前室子受沅、孙益樽既先卒，而太君生男受滋复不育，庶孤孙益桐，倮然在疚。当是时，徐氏之传，不斩如线，支撑绝续之交，亦唯太君一人是赖焉。乌乎，可不谓之贤母欤。太君生二女，长自华，次蕴华，并以俊才负时望。自华掌教浔溪女学，与秋鉴湖为性命交，鉴湖殉轩亭之难，自华殒骨西泠，复结秋社张之。一时吴越贤豪，闻风景附，太君板舆躬蒞，亲治肴饌，有侃母截发之风。既虏御史常徽露章庸名捕，自华走海上，族人惶骇，迫太君毁墓碑以掩迹，太君执不可，识者韪之。蕴华卒業爱国女学，得婿林景行，

贤而短命，因撤环侍母，兼掌崇德女学教席，一时造就甚众，盖亦太君薰陶所广被也。中华民国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以疾歿于里第，春秋七十有四。自华女兄弟与吴江柳弃疾有盟社之雅，持状来乞传，因为撰次如右。

论曰，昔亭林、梨洲之母，并诞贤哲，为世称道，然未闻其有才女也，独得之于太君，亦足为闺襜吐气矣。光复军兴，自华有功于民国，又创竞雄女学海上，将以女权革命之说，倡导后进，赫然为中华民族女史开异彩。他日水源木本之荣光，非太君又谁属哉。

（载 1923 年《南社丛刻》第 22 集）

## 徐母马太君像赞

温温太君，受兹百禄。厘降高门，祥金美玉。相夫能豪，事母则恧。扶危定倾，实匡二族。麟儿不夭，虎女式穀。二妙玉台，是鍾是毓。绛帐传薪，青绫折角。后有千秋，令闻不忒。

（录自《磨剑室文三集》）

## 沈屋庐一丈像赞

参军秘藏，实甲松笠。谁其嗣之？维公冢嫡。温温淑慎，侃侃毅直。际地蟠天，守此孤臆。分湖文献，近溯莘庐。公乎后起，一钵一衣。名山壮志，篋衍遗书。低徊俯仰，厥蕴未摅。毕世经营，义田乡校。动色万夫，公特鳞爪。山木既颓，典型长杳。展拜遗容，怒焉如搅。

（录自《磨剑室文三集》）



## 沈翫庵三丈像赞

雪溪灵秀，鍾毓高门。季方玉粹，掩迹金昆。楚泽三间，铁函思肖。悱恻芳馨，江山文藻。壮年以往，社会致身。经营乡治，百废俱新。脊令在原，祥荆先折。白首同归，茕茕临穴。深潭便坐，畴昔春宵。何期一诀，巫阳大招。公魂不归，我涕如霰。肃雝陈辞，耻侪黄绢。

（录自《磨剑室文三集》）

## 《浩歌堂诗钞》叙

我邑松陵，居三江五湖之委，灵钟秀毓，彬彬乎其有文称诗之士。自季鹰、希冯以降，代有作者。观袁、殷、陆三氏所掇拾，可案籍而稽焉。陵夷至于清季，士习干禄之书，家蕲速化之学，文艺绪馀斩焉不绝如线。巢南陈先生孤根崛起，弘览博物，尤慷慨负经世大略，奔走革命，蛭滩鳌背，侧足焦原，意气迄未稍减，亦不菲薄乡邦文献。尝应邑侯李噉庐聘，主撰县志，以变故中辍。顾所辑《松陵文集》、《笠泽词征》已哀然次第行世矣。今岁孟秋为先生五十初度，以友朋怂恿出所写定《浩歌堂诗钞》十卷付梓。书将成，征序于弃疾，弃疾私谓诗特先生馀事耳。顾以海涵地负之才，值草昧贞元之世。指陈事变，所南心史之伦，凭吊古人，晞发西台之亚。由其自反而缩，故能无往不工。杂诸邑先哲王、戴、潘、吴集中可乱楮叶。彼稼堂、虹亭以下曾何足侔比哉？由是以论，吾邑宗风，集明清两代诗学之大成，赫然为骚坛盟主，非先生其谁属？昧者不察，徒见一二人之篇什，辄沾沾震惊，以为足概松陵诗派之全。非直昧于证今，抑亦懵于稽古已。弃疾不佞，

辱先生青眼，论交在群纪之间。二十年来，把酒高谭，每冥然有神会。近虽锐意新猷，欲树文学革命之大旆。顾独以为先生之诗，去华返璞，屏绝雕铍，且其奋斗之精神，恢宏之器宇，皆有不可磨灭者在，故乐得而叙之。抑先生交游遍海内，不征序于当世负重名者，而独授简弃疾，倘亦以为知先生者莫如弃疾欤？然则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吾两人殆有默契于语言文字外者，爰推论其说而著之于篇焉。中华民国十二年，云南倡义纪念节前二日，邑后学柳弃疾撰。

（录自《磨剑室文三集》）

## 南社丛选叙

中华民国纪元前三年，余与陈巢南诸子始创南社，迄今十五载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一时国运之变迁，人才之代谢，均有不胜今昔感者。约而言之，可分为三期焉。自己酉至辛亥为第一期，时则胡焰方张，士气弥奋，西台恸哭，人讴皋羽之诗；智井沈书，家抱所南之史。一时泽畔行吟，山陬仗剑，不少慷慨义侠之士。迄乎革命军兴，而建牙开府，与夫参赞帷幄者，率多吾社俊流，是曰酝酿时期不翅全盛矣。自壬子至丙辰为第二期，新邦初建，想望太平。顾周实丹首义淮上，身死而仇未复，海内已窃窃然忧之，有刑赏不明之憾。其后贼凯盗国，诛锄异己，逆谋未露，先陨遁初；虐焰将终，犹残英士。而宁太一、杨性恂、仇冥鸿、程韵荪、陈勒生、周仲穆、范鸿仙、吴虎头、姚勇忱诸君子并断头沥血，白首同归，几几乎举吾社之良而尽歼之，是曰摧残时期。然青磷碧血，抑足蔚为国光焉！自丁巳至癸亥为第三期，洪宪附逆，泾渭始淆，元凶天戮，小丑繁孳。安福、政学，靡不有吾社之败类，甚至贿选狱成，名列丹书者，赫然一十九辈。而其余反颜事贼，

奔走伪庭者犹不与焉。彼其之子岂不口仁义而笔孔孟，然廉耻道丧抑又何说？此则吾社之大辱矣。倾西江之水不足以洗之，纵蔡幼襄流血于夔巫，易梅僧横尸于楚市，一薰而百莠，宁堪相抵哉？是曰堕落时期，盖哀莫大于心死矣。旷观前史，几复清流卧子、瑗公、勿斋、维斗，名在日月之表，而陈名夏、李舒章辈则何如？又孰谓古今人不相及也。余生扶九、孟朴之乡，而谬膺天如、受先之任，负乘致寇有托而逃亦有年矣。蒿目人伦，私忧窃叹，以为周之夔陆文声不出于外侮，而出于内讧，已慨然有非种必锄之感。政变以还，抱斯义益笃。私谓假我数年，举社集全编而删定之。以人存文，以文存人，庶几有严于袞钺者在。朴庵胡子乃先我为之，既早铅槩，遂乏准绳，盖无籍之徒，固有朝巢由而暮跖跻者，余又乌能蔽罪于胡子也。要之承学之士，手此一册，十五年来文章政治之得失，亦既昭然在心目中。若夫流芳遗臭，为罪为功，则今日或且未有定论，集中诸人，幸而未即于堕落者，又安可不兢兢自勉其终始哉！

（录自《磨剑室文三集》）

## 答某君书

承询旧文艺与新文艺之判，质言之即文言文与语体文耳。仆为主张语体文之一人，良以文言文为数千年文妖乡愿所窟穴，纲常名教之邪说，深入于字里行间，不可救药，故必一举而摧其壁垒，庶免城狐社鼠之盘踞，以言普及，犹第二义也。即以普及言之，小学生徒，粗识之无，授以文言与语体，孰难孰易，判若天渊。夫人类之精神有限，世界之进化无穷，生今之世，不发愤钻研科学，而耗心血于无用之文言，不谓之冥顽不灵得乎。整理国学之说，创于胡适之辈，陈独秀先生则以为求香水于牛粪，徒劳而靡所获。仆近日瓣香，颇宗独秀。曩时发起新南社，以整理国学列诸条文，犹不免为适之辈所误，然第曰整理，而不言保存，则国学之价值如何，自当付诸整理后之定论，非目前即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也。至于以语体文讲国学，适之诸人，实优为之，何必文言耶。宋人语录，不成片段，柏庐家训，直粗浅之文言，均非语体正宗。儒林、水浒，乃微近之。儒林处科举万能之世，而痛骂时文；水浒处君权专制之下，而昌言革命。其思想高尚，出唐宋八家万倍。学校采其菁华，作为课本，何嫌何疑。足下诋为教养之

道，沦于禽兽，何其勇于武断也。品花宝鉴，高谈游冶，立品已卑，足下比而同之，此复何说。足下诋人倦学，不务高深，仆意适之辈对于所谓国学，其程度至少在林纾之上，而主张语体文之仆，其文言文之程度，至少亦尚在足下之上也。仆谓主张语体者，非不务高深；而保守文言者，乃以聱牙佶屈之辞，掩其沟犹迂腐之见，实所谓艰深文浅陋耳。希腊罗马，今虽独立，然希腊罗马之文字，何尝旁及他国。印度文字缜密，为世界之冠，（此亡友苏曼殊说）而无补于国亡。可见文字与国家，实无密切之关系。注音字母，足通汉字之穷，即代以罗马数字，亦何尝不可。足下云云，亦杞人忧天耳。仆近皈依社会主义，以为世界各国，终当成一大联邦，世界各民族，终当混合为一大民族。但能乘时猛进，不为时代之落伍者，断无亡国灭种之忧。至于汉文汉语，又决无永久保存之理。他日世界语盛行，当与英俄德法诸文，同归淘汰。唯考古学者为极少数之研究耳。趋势如此，不可强也。某社宗旨，与仆颇相啻枘，道不同不相为谋，唯足下亮之而已。

胡适之以《努力周报》取媚吴陈，其人格已与梁任公等夷，仆极不满，以其为新文学首难之胜广，而于所谓国学又有相当之研究，故特举以为例，非崇拜其人也。又此书初拟以语体文发表，因恐某君不察，疑仆不善为文言文，故复易之。作者自记。

（载 1923 年《南社丛刻》第 22 集）

## 社 评

我在《商报》上，看见一个宁绍商轮公司招领逃婢和赃物的广告，这种事情，在黑暗社会上，本来是司空见惯的，我却无端生出许多感想来！

以人身为买卖品，在民国法律上是有罪的，那么婢女的名称从何而来？如其是雇用的，那么二十五岁的女子，应该叫伊女佣，不应该叫伊是逃婢，那么婢的罪名能够成立吗？没有罪名的人，宁绍公司有权柄能够把伊扣留？把伊交中国妇孺救济会看管吗？

让一步讲，社会习惯上是承认有婢女制度的，那么主人家就应该代行父母职权，女子二十而嫁，为什么二十五岁的婢女，还不替伊婚配，那做主人的究竟存什么心思？宁绍公司为什么不考察其中的隐情，就冒失地准予觅保领取呢？

照我讲起来，婢女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二十五岁的婢女，尤其有说不出的苦衷；伊不顾前途的危险，毅然决然而出于一逃，想跳出奴隶的圈子，回复自由人的资格，何等的可敬！多大的宁绍公司，只知做资本家的走狗，不



晓得人道主义，竟把伊拘捕起来，何等的可恨呀！

有人说，逃是不差的了，存折一扣，金银饰物十馀件，是伊自己的吗？不是伊自己的，不应该当窃盗办吗？唉！万恶的社会，没有金钱，就不能生存，假定伊为生存而犯窃盗，也不能算是伊的罪恶呀！何况伊已在二十五岁以前，不知已做了多少年的婢女，我们不知伊的主人待伊如何？如果伊的主人待伊很刻薄，伊竟白给人家做了二十馀年而毫无报酬，在这出走之时，取了一点东西做生存的费用，也不算什么。如果伊的主人待伊还不错，那么，存折或者是伊自己的私蓄也未可知，存折支付，一半凭折，一半还要凭人，光有折子是没有用的，二十五岁的女子，不应该这些也不懂。至于金银饰物，更加是女子应有的东西了，难道定要诬栽伊做赃物才行吗？

我代这无告而可怜的女子着想，在逃走的时候，多么的惊吓；被宁绍轮船公司扣留的时候，多么的悲愤；在妇孺救济会看管的时候，多么的苦楚；被主人领回去，箠楚之下，何求不得，顶着逃婢的罪名，恐怕生死还在未定之天，又多么的悲惨！讲人道主义的人们，能不为无告而可怜的女子洒一掬同情之泪吗？

妇孺救济会是救济妇孺的，如其把逃婢交还主人，不是送伊到死地吗？我以为救济会应该细细侦察，存折和饰物倘然是伊自己的，应该为伊保存；倘然是主人家的，应该让失主来领取；但这可怜的女子，却千万不可交给主

---

人家,因为民国法律没有准许以人身为买卖品的,那女子当然是自由人呀!

(载 1923 年 11 月 14 日《民国日报》)

1924年

## 解决“养家活口”的方法

——给徐蔚南的信

蔚南：

你一九二三年最后的一封信，我收到时，已经是一九二四年一月二日了。

“脱履妻孥非易事”，不错！不错！真正不错！五千元卖人格的猪仔，对于“妻孥”两字，多少也受些影响……

补救的方法，我有两个主张：一个是彻底的，恋爱自由，儿童公育，把妻孥的本身打破，便再也不生问题了；一个是不彻底的，娶妻要拣有自立能力的女子，倘然遇不着，情愿不娶；生儿女先要预备教养的经济，倘然预备不宽裕，情愿不生育。

“脱履妻孥非易事”，你以为是指“养家活口”而言，我知道你这个意思。我两个办法：一个是没有家就无需养，

没有口就无需活；一个是家与口能自养自活，用不着去养他活他……你以为对吗？

亚子一·四·

（载 1924 年 12 月 16 日《新盛泽》）

## 看了齐燮元谈话以后

昨天本报上发表齐燮元的谈话：所谓“逆取顺守，圣人不讳”，所谓“北洋正统，直人当国”，所谓“可告无罪于直人”，都是《新青年》里面《什么话》的材料。“逆取顺守，圣人不讳”，他真想抬曹三做皇帝吗？“北洋正统，直人当国”，北洋可以代表中国吗？直系可以宰制天下吗？“可告无罪于直人”，直隶人全体，都赞成你这种狗偷鼠窃的行为吗？除了直人以外，便可尽你开罪，尽你蹂躏剥削，尽你要杀便杀，要卖便卖吗？万恶的军阀，普遍中国，而“推开天窗说亮话”，明目张胆地宣布他狼心狗肺的政策，我看齐燮元倒不愧为“圣主开基第一功”呀！

本来，“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中华民国成立十三年，江苏却受了十二年亡省的苦痛，从冯国璋、李纯直到齐燮元，那一个不是高等的专制恶魔？把江苏人卖男卖女血泪的金钱，来做北洋系屠杀老百姓的资本，江苏人得罪于本省，得罪于全国，事到临头，还不自己醒醒吗？齐燮元说：“苏浙问题，非根本解决不可。”我也主张江苏问题，非根本解决不可。全省的智识阶级，应该同全省的无

产阶级联合起来,只要能够推翻“省贼”,恢复“省权”,无论取什么行动都好。胡适之博士说得对,“干!干!干!”我们江苏人,赶快起来干一下罢!

(载 1924 年 1 月 20 日《民国日报》)

## 国历和废历

读者诸君要注意！今天是中华民国十三年二月一日，不是什么“年廿七”，注意！要大家注意！

全世界的历法，粗浅讲起来，可以分做太阳历和太阴历两种。太阳历把地球绕日一周做标准，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分做十二个月。太阴历把月绕地球一周做标准，每月三十日，或二十九日，十二个月算一年。前者简称叫阳历，又叫新历。后者简称叫阴历，又叫旧历。我以为前者应该叫国历，后者应该叫废历，才对！

为什么呢？改正朔，易服色，是革命的标帜。一朝有一朝的正朔，一国更应该有一国的历法，我们中华民国人，一定要遵守中华民国的历法，列位晓得国历的来源吗？辛亥革命，推倒满清皇家，创造中华民国，是四千年历史上第一件光荣的事实，那时候各省代表，大会于南京，选举中华民国第一任的临时总统，民意所归，于是我们中华的国父孙先生就一跃而登大位了，这一天恰巧是太阳历的一月一日，我们孙先生为除旧布新，振刷国民耳目，并其他种种实际上的便利起见，便毅然决然，废止太

阴历，把太阳历定为国历，原来太阴历占据中华民国四千年历法上的位置，也同专制君主占据中国四千年政体上的位置一般，如今专制变为共和，阴历也变为阳历，把历史上划一条鸿沟的界限，不是天造地设的凑巧事情吗？照这样看来，凡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个个要遵奉国历，个个要取消废历，才不愧尽国民的义务。因为废历已经和满清政府同时推倒，一点也没有保存的价值了。

半瓶醋的渣子，不识时务的糊涂虫，一定要保存废历，还把他加上夏历的称号，简直是羯鼓三挝，不通不通又不通。夏历两字，是脱胎于孔老二“行夏之时”一句话的，原来中古时代的中国，虽然就行太阴历，却有夏正、商正、周正、秦正的不同，夏正建寅，以正月为岁首。商正建丑，以十二月为岁首。周正建子，以十一月为岁首。秦正建亥，以十月为岁首。孔老二是主张建寅的，所以他说了声“行夏之时”，现在的不通大家，却把来代表废历了。不晓得从夏朝到满清，历法时刻变换，什么太初历，什么授时历，虽然同属于太阴历系，却各有各的戏法。打开廿四史的律历志来看，便可以一目了然了。所以明朝有明朝的历法，和元朝不同，清朝有清朝的历法，又和明朝不同。如今的废历，正名定分，实实在在是清历，如何可假冒夏历的牌子呢？

还有万恶的袁皇帝，把废历元旦叫做春节，也是狗屁不通，他居然算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却明目张胆，做出叛



逆国历，提倡废历的事情来，那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吗？原来做中华民国总统的人，只有孙先生是真心为国的，其余一般不肖的奴才，不是鼠偷，就是狗盗，他们豢养在满洲政府的底下，磕头请安，升官发财，是他们的本分，知道中华民国四个大字，是怎样写的呢？所以袁世凯规定春节，就是他背叛民国，谋王篡位，本心发露的地方。现在袁世凯死了，难道我们还要承认他荒谬绝伦的规定吗？

以上所讲的话，大概有骨气的国民，是不能说半个不字的了，如今还要把国历优胜于废历的地方，列举在下面：

(一) 国历年月日都是固定的：国历以三百六十五日为一<sup>年</sup>，平均做十二个月，正月大三十一日，二月小二十八日，三月大三十一日，四月小三十日，五月大三十一日，六月小三十日，七月大三十一日，八月大三十一日，九月小三十日，十月大三十一日，十一月小三十日，十二月大三十一日，这是平年，三个平年以后，间一个闰年，闰年不过二月份多一日，一年三百六十六日，其余都是一样的。那不很便于计算和记忆吗？至于废历，月份大小不定，第一个不便。或三年一闰，或两年一闰，没有一定的标准，第二个不便。闰年十三个月，平空多出一个月来，国家的财政预算，学校的课程支配，个人的经济收支，都不能确定，第三个不便。和国历比较，究竟那一种历法优胜

呢？

(二) 国历节气是相差不远的：中国是向来的农业国，——虽然我不赞成章行严的农村立国论——农人播种收获，是很重要的事情，而播种收获，都与节气有密切的关系。皮相的反对国历者，动辄说国历没有节气，不晓得节气实在有移植到国历方面的可能。而且节气在国历方面，是有一定的日期的，相差至多一日，照四季排列起来，立春是二月四日或五日，雨水是二月十九日或二十日，惊蛰是三月五日或六日，春分是三月廿一日或廿二日，清明是四月五日或六日，谷雨是四月二十日或廿一日，立夏是五月六日或七日，小满是五月廿一日或廿二日，芒种是六月六日或七日，夏至是六月廿一日或廿二日，小暑是七月七日或八日，大暑是七月廿三日或廿四日，立秋是八月八日或九日，处暑是八月廿三日或廿四日，白露是九月八日或九日，秋分是九月廿三日或廿四日，寒露是十月八日或九日，霜降是十月廿三日或廿四日，立冬是十一月七日或八日，小雪是十一月廿二日或廿三日，大雪是十二月七日或八日，冬至是十二月廿二日或廿三日，小寒是一月六日或七日，大寒是一月二十日或廿一日，很容易计算，可以做起一个表来，一查便是，比较起废历来，什么二月清明，什么三月清明；什么一年两头春，什么盲年，一点也没有固定的性质，不相差万倍吗？

(三) 国历是世界公共的：我们生于二十世纪，不但自认是国家的一个国民，还要自认是世界人类的一分子。因为交通一天便利一天，世界主义的学说，也一天昌明一天，那闭门家里坐的国民，决定不是这世纪所需要的了，所以历法和其他种种，都非集中于统一公共不可。太阳历是世界通用的，虽然从前只有西洋人先行采用，但是日本维新以后，他便横渡到东洋来了。孙先生把他定为国历，的确有世界的眼光，现在苏维埃联邦又弃掉他们的旧历而加入太阳历麾下了。试问中国人和世界各国交际的时候，还是你用你的历，我用我的历便呢？还是大家用公历便呢？那可以不烦言而解了。照这样看来，那全世界没有国家承认的废历，还有回光返照的资格吗？

讲名义，国历是代表国家的，废历是已经废弃的。讲实际，国历多吗便利，废历多吗不便利？那么，审判终止，我们就可以下宣告废历死刑的判决书了。我们言论界，是担负指导社会的责任的，我以为宣告废历死刑，应从我们言论界做起。况且我们的姊妹报《新周庄》《新黎里》都已实行了，我们《新盛泽》还可以迎合社会的惰性，而徘徊观望吗？我们应该急起直追才是呀！

读者诸君要注意！今天是中华民国十三年二月一日，不是什么年廿七，注意！要大家注意！

(载 1924 年 2 月 1 日《新盛泽》，署名 Y T)

## 敷衍社会和反抗社会(呈徐蘧轩兄)

我和蘧轩是好朋友,不过我们两人性质却不同,蘧轩是温和的,渐进的,我是暴烈的,急进的。前天谈起办报的方法来,我们两人也各有各的主张,他主张敷衍社会,我主张反抗社会。虽然大本大原的地方,是一致的殊途同归,然而缓剂猛剂,手段却两样了。我想这种场合,很有研究的价值,现在把我的主张写在下面,质之蘧轩以为何如?

社会是盲目的,惰性的。越是高尚的理想,社会越不肯欢迎,越是恶劣的习惯,社会越不肯革除,这是一定的状态。蘧轩主张办报的人,应该认识和了解社会的心理,开先不能不敷衍他们,譬如把糖果骗小孩子一般,用水磨功夫,慢慢地引诱他们到正路上来,久而久之,自然入我彀中,所谓“只要功夫深,铁尺磨做针”,就是他的主张,不过我的主张却然而不然。我以为阴霾的天气,非雷霆霹雳,不足以振聋发聩;沉重的疾病,非芒硝大黄,不足以回生起死。这种死血的社会,你要把和平手段来劝导他,一千年也不得成功,弄到后来,或者连自己也社会化起来。

只有大吹大擂，拚命的开炮，做反抗社会的举动，使他们从惊怖唾骂中认识我们的面目，了解我们的主义。要知社会上能够惊怖我们，唾骂我们，已经是社会的进步，再加以猛烈的激刺，坚强的讨伐，不怕他们到底不投降到我们的麾下来。试看饮鸩酒的苏格拉底，终究被呼为欧洲之古圣。钉十字架的耶稣，到如今还有人顶礼膜拜，可见势力的胜利是暂时的，主义的胜利是永久的，我们又何所惮而不直前奋斗呢？

讲起办报事业来，我们本不为营业性质而办报，并且捐了一个“新”字的招牌，当然要替新文化尽力宣传，不以办成一张消息灵通的地方报为满足。那么“邻猫生子”无关紧要的新闻，实在应该痛快的淘汰。假如销路不旺，人家不爱看，我想也没有什么要紧。因为我们为主义而办报，倘然主义不能扩张，就使报纸畅销，也是无益，一定要看报的人，不为新闻广告而看报，单为主义而看报，那时候多销一张报便多收一个信徒，方才不辱没我们宣传的使命，并可以满足我们宣传的欲望了。

总而言之，敷衍社会，或者要得着迎合社会的恶果，而反抗社会，一定能够散布改造社会的好种子，遽轩以为对吗？

（载 1924 年 2 月 1 日《新盛泽》，署名 Y T）

## 哀悼列宁氏

世界进化的不幸，人类的不幸，苏维埃联邦领袖列宁氏，竟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在莫斯科附近山中，以心脏痿痺症逝世了！

噩耗传来，时代落伍者的中华民族，居然对此世界伟人，有无限同情的悲悯。北京各界，在北大第三院开会遥祭，到者五千余人，主张即行承认苏俄，在广州开会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议决停宴三日。广州各机关均下半旗志哀。孙先生亲电苏俄代表加拉罕，致吊唁之意。由此看来，地无论燕粤，人无论南北，苟其是怀抱进步主义的人们，都免不得有崇拜英雄的表示。那末为了“李宁私淑弟子”六个字曾经一度停版的本报，当然也要表示相当的哀悼了。——列宁一译李宁——

列宁氏伟大的人格，伟大的功业，说也说不尽许多。这几天全中国的报纸，差不多都有哀悼式的论文，我如今且把《新闻报》上章行严先生的一段文章，介绍在下面：

昔韩退之颂伯夷曰：“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

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矣。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愚于列宁亦云然！盖以列宁名迹之大，欲于字汇中觅取一二字以状之，其事绝难。惟退之“不顾”一语，衡之此类人杰，差足仿佛。以伯夷之不顾用诸负，列宁之不顾用诸正，其途虽异，精神则一也。今其人往矣，哀音布达，全宇震惊，无论知与不知，为仇为友，感时抚事，俱有异感。是何也？其伟大之愿力，及其深至之创造力，有以致之然也！

这一段文章，对于列宁氏，何等崇拜？何等哀悼？何等淋漓感慨？韩退之做“伯夷颂”，描写他的人格，差不多要在尧舜禹汤文武以上，简直是中国自有历史以来第一人，那末章行严把伯夷来比列宁氏，岂不推崇他是全世界有历史以来的第一人吗？大家要晓得，《新闻报》是我国最和平的报纸，章行严先生又是反革命主义的和平政客，然而他们的论调，居然如此，就可以知道列宁氏感化力的不可思议了。我哀悼列宁氏，我更希望中国有列宁第二出世，替我们颓废的民族出一口气！

一九二四，二，一，于梨湖

（载 1924 年 2 月 16 日《新黎里》，署名 Y T）

## 拜孙悼李楼随笔

### 列宁和孙先生

有一家报纸上说：“苏俄的列宁，和意大利的墨索卑尼，土耳其的基玛尔将军，可称世界三杰。”这句话我以为不对的。二十世纪初期的墨索卑尼，不过和十九世纪初期的梅特涅一般，他们都是反革命主义的退化者，虽然趁着大乱以后，利用国民的惰性，倒行逆施，想把政局在进化轨道上开倒车转去，然而进化的原理，决不容许他们如此。梅特涅一世之雄，到头来不免失败，我看墨索卑尼一败涂地的时期也就不远了。袁世凯、张勋一类的人格，如何可以同马克思主义大师列宁相提并论呢？至于基玛尔将军，赤手开辟青年土耳其的天地，的确是英雄豪杰爱国的伟人。他的志气和少年意大利的加里波的将军相类，而成就过之。他在土耳其本国，的确是第一流人物，但他和全世界的关系，似乎还不甚普遍，因为他是实行家，不是主义者，要在世界史上估起价值来，恐怕还比不上列宁吧！



加拉罕说得好：“我们的大师——列宁——的旗帜上印了两句口号：劳苦群众解放；东方被压迫的民族解放。”无论墨索卑尼所做的勾当，恰恰和他这两句口号背道而驰，就是基玛尔将军，恐怕也只理会第二句，没完全理会到第一句罢。在现世界上，能够了解列宁的意义，继续列宁的事业，有做列宁第二的资格者是谁？说一声老实话，“内举不避亲”，要推我们创造中华民国的孙先生了。高君宇先生在北大遥祭列宁大会，演说列宁生平事实，称其“意志坚定，辛苦耐劳，勇敢俭朴，才识超绝诸端，在中国人中无出其右者，唯孙中山先生庶几近之”。那庶几近之四个字，就是孙先生能够做列宁第二的确证了。并且中国和全世界的关系，比土耳其重要十倍，和俄罗斯仿佛。孙先生又是一个知行合一有主义有学问的大师，苟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得手，那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军阀政治的使命，一定可以实行，世界上的劳苦群众，弱小民族，一定可以得着无上的良友，那不比土耳其革命事件，影响还要重大吗？列宁的成功，是靠苏维埃联邦人民的拥护，我们中国有孙先生这样伟大的人物，倘然不能够合全国人民的力量去拥护他，那真是国民的羞耻，民族的羞耻了！

（载 1924 年 2 月 16 日《新黎里》，署名 Y T）

## 《分湖诗苑》跋

分湖一水，代挺诗人，独未有汇选为总集者。闻吴云璈尝有意于此，乞迨卮川撰启征求，今其文尚存《卮川集》中，而云璈奄逝，功迄无成，可哀也已。先高祖此辑，未著录志传中，弃疾搜故篋得之。案其内容，论时代不越康、乾三朝，论地域不逾芦、莘一隅，殆亦未竟之稿。顾所采掇，多有出袁、陆两诗征外者，零珠碎玉，不滋可宝贵哉。弃疾曩有《分湖诗征》之辑，造端弘大，削简无期。爰先取斯卷刊布之，以公当世。倘亦征文考献之君子所弗弃欤？中华民国十三年二月，玄孙弃疾谨跋。

（录自《磨剑室文三集》）

## 国民救国的一条大路

横暴的军阀，腐败的官僚，阴狠的国际帝国主义者，几路夹攻，形成那百孔千疮的中国。几几乎无论什么人，都知道在这种形势下面要维持现状是不可能的了。既然知道维持现状是不可能，就应该想一个澈底改造现状的办法。不然，难道眼睁睁看他亡国不成？

譬如一个生病的人，病势是很沈重的了。要他起死回生，一定要信任有学识的医生，按照病情，细细下药医治；一面先要把不辨菽麦的庸医，专弄玄虚的巫覡，赶出大门以外，不准他妖言惑众才兴。倘然不肯信任有学识的医生，反把庸医巫覡，当他做上宾看待，杂药乱投，没有主意，那病人可就糟了。

中华民国是个病人，孙先生便是个有学识的医生，病人要病好，非信任有学识的医生不行；中华民国要免于亡国之祸，也非信任孙先生不兴。国民试细看中国国民党改组的宣言，便晓得孙先生诊察病情的脉案和细心下药的方剂了。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的成绩，大家知道是列宁奋斗的

结果。然而列宁决不能一个人创造俄罗斯苏维埃联邦，那末共产党的拥护和联邦人民的信任就都是列宁成功的原料了。孙先生的学问，孙先生的道德，孙先生的气魄，孙先生的才能，都不在列宁之下，为什么频年奋斗，还没有开中华民国庄严灿曜之花，那不是国民所应该扪心自愧的事情吗？

国民要救国吗？要想救国，只有一条大路，就是加入孙先生所领袖的中国国民党，帮助孙先生去奋斗，把不良的现状澈底改造一下，才可以达到国民救国的目的。这是一条救国的大路，并且除了这一条大路以外，就没有旁的路可以走了。

(载 1924 年 3 月 1 日《新黎里》，署名 YT)

## 《红蕉馆竹韵楼诗集》跋

周君湛伯获其高祖蓉裳先生暨配王夫人畹兰所撰诗集板本，将重印以广流传，嘱余志一言。余维周氏占籍仁和，顾世为梨湖旧族，自燮堂翁以乙科起家，洊官卿贰，声华煊赫。其后代有哲人，能崇风雅，蓉裳先生盖其胤孙也。生簪纓之家，而鲜纨袴之习，时折节从邑中诸名士游，词坛角艺，酒阵絃诗，一时有翩翩佳公子之目。配王夫人，少随宦宣南，与杨蕊渊、李纫兰诸女士为诗友，称不栝进士。先生既得贤耦，则益自奋励，闺房酬和，媿迹秦徐，若翡翠兰苕之在云路矣。才能妨命，先生年四十四遽歿。越八载，而王夫人继亡。所著《红蕉》、《竹韵》两集，身后并付剗。百年以还，清门中替，集亦渐少传书。余曩撰先生从兄逸坡提举《古芬山馆遗诗叙》，颇以湮没为憾。今湛伯乃忽获此板本于篋衍，而有意表扬之，其殆召出诸蟫灰蠹矢之馀，而重显于文林学圃之丛乎？倘亦君子之泽五世而犹未斩也。余为寓公梨湖二十馀载，先后赁庑咸在先生故第，不可谓无缘者。因应湛伯之请，而跋之如右焉。中华民国十三年三月三日，后学松陵柳弃疾撰。

（录自《磨剑室文三集》）

## 三民主义

我在上一期本报的评论上，不是曾经向国民介绍过孙先生所领袖的中国国民党吗？我说：“中华民国是个病人，孙先生便是个有学识的医生。病人要病好，非信任有学识的医生不兴；中华民国要免于亡国之祸，也非信任孙先生不兴。”那末，我现在要介绍孙先生诊察国病的脉案和他医国的药方了。

中华民国的国病是什么？第一，号为独立国家而民族丧失独立的地位，受列强国际帝国主义的压逼。条约上种种不平等，使人民无发展的机会。第二，号为共和国体而国民程度低下不能运用民权，俯服于军阀官僚绅士资本家之下，受他们种种的愚弄。第三，最切近的民生问题无法解决，土地资本都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富者饜膏粱，贱文锦，贫者求衣食饱暖而不得，造成赭衣塞路，群盗满山的现象。这三种病情，孙先生都看透了。于是在他领袖的中国国民党里面，提出三民主义来做党纲。照此看来，那三民主义就是我们中华民国起死回生的无上灵药了。

甚么叫三民主义？就是民族，民权，民生，我现在慢慢道来：

(一)民族主义 立于地球上的各种民族，原本是一律平等的。强大的民族，不应该欺侮弱小的民族；弱小的民族，不应该受强大的民族欺侮。换一句讲，就是强大的民族如果有非礼的举动去欺侮弱小的民族时，弱小的民族便应当用奋斗的精神自卫的手段来对付他。可是中华民族自从满清窃政以至武人盗国时代，几十年来，没有不失败的外交，那不是政府的罪恶吗？现在中国国民党对外的政纲，是废止和修正一切不平等的条约，退还赔款作教育公费，不承认北庭私相授受的借款，筹备偿还正当的外债，这就是民族奋斗自卫的第一步了。并且，我还可以保证这种政纲一定是可以实行的。为什么呢？国际帝国主义者的态度，只是欺软怕硬，俄罗斯是他们的公敌，他们百计破坏，百计封锁，然而破坏封锁失败以后，英、意各国，只好首先承认了。去年孙先生在广州主张收回海关的时候，英、美的海军兵舰，不是开进内河示威，其势汹汹吗？然而孙先生不去理他，他们也只好慢慢儿自己远去了。照他们欺软怕硬的性质，加以孙先生强毅不屈的精神，我想中国国民党如果掌握政权，这几条政纲是一定说得到做得到的呀！

(二)民权主义 共和国体，主权在民，为什么中华民族的主权，偏偏在军阀官僚绅士资本家手中呢？这有个

道理的，简括言之就是国民知识程度太低下罢了，程度低下的国民，不配运用民权，而共和国体，却非人民秉政不兴，所以中国国民党的前身中国同盟会，在提倡革命时代，早就定有一个补救方法的。方法是甚么呢？就是革命成功以后，把政治上运动，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是军政时期，专讲破坏，把旧时军阀官僚绅士资本家的恶势力打消干净。第二期是训政时期，实行建设，积极的提倡教育，筹备自治，把国民程度提到水平线以上。然后第三期的宪政时期，国民能够行使直接民权，支配全民政治，不至有大阿倒持的弊病了。这当初的计划，原来是很完备的。不幸革命事业没有澈底告成，正当的学说，敌不过苟安的心理。孙先生在南京任临时总统不到几个月，就被议和邪说轰走。于是一方面袁世凯得志，军阀官僚相继秉政；一方面土豪恶棍式的绅士资本家，都摇身一变，换了神圣议员的头衔。他们正利用国民程度低下的弱点，以逞其无厌的私欲，那里还理会到孙先生福国利民的政策呢？如今我们卷土重来，一定要惩前毖后，把政策实行起来，将来国民有了运用民权的程度，就不怕国基不稳固了。

(三)民生主义 社会贫富不均，是世界第一个大问题，不但中国为然，现在最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俄罗斯。此次英国工党内阁成立，或者也有圆满解决的希望。不过俄国解决是流血的，英国解决是和平的，那末



就关于民族性质不同，和境遇不同的缘故了。中国对于这个问题，我也希望他和平解决，所以孙先生的民生主义，就是和平解决最好的一个方案。讲起民生主义的内容来，第一是平均地权，第二是节制资本。”什么叫平均地权？就是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和地价税法。凡是私人所有的土地，由地主自行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得依报价收买并征收。那末土地价值不会尽管飞涨，大地主就无从产出了。什么叫节制资本？就是国中大规模的实业，有独占性质的，如银行、铁道、航路之类，都属于全民，由政府经营管理之，使私人不得居奇垄断，那末煤油大王、钢铁大王都不成问题，大资本家也就无从发生了。还有对于农民，没有土地的，国家把土地给他，资其耕种；没有资本的，国家替他筹设调剂机关，如农民银行等，供其匮乏。那富户强暴收租和豪家重利盘剥的事情就没有了。对于工人，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的生活状况，救济失业者以保障工人的生存权利，提倡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以及养老、育儿，周恤废疾，普及教育，都次第实行，那资本阶级横暴和劳动阶级苦痛的现状就没有了。总之民生主义是使人人有衣食住的安全的，人人有了衣食住的安全，还愁国家不太平吗？

把以上的三种主义，综合起来，就是国民不受外国人欺侮，不受军阀官僚绅士资本家愚弄，而且人人都有饭

吃,都有衣服穿,都有房屋住,那不是我们所日日夜夜求之不得的黄金世界吗?大家要晓得黄金世界不是虚幻的梦想,是有政策可以现实的,并且大家都有创造黄金世界的责任,和创造黄金世界的权力。孙先生是我们的导师,中国国民党三十万党员都是我们的好友,我们快快起来跟着导师和着好友一同合作吧!

(载 1924 年 3 月 16 日《新黎里》,署名YT)

## 《新黎里》周年纪念宣言

《新黎里》好像在冰天雪窖中一枝蓓蕾的花儿，是容易被狂风吹折的；《新黎里》好像在黑暗世界中一颗光明的星儿，是容易被乌云遮掩的；《新黎里》又好像在不自然环境中生长的小孩子，是容易被饥寒疾病吞蚀的。

如今，花儿无恙，星儿无恙，那去年今日才呱呱下地的小孩子，却居然周周整整做起期岁来了。我们做保姆的人，对于热诚拥护的同志，有多吗的感谢呢？

《新黎里》是地方报，那末老老实实叫做“黎里”就是了。为什么要在固有的名字上头，加一个“新”字呢？可见我们在做地方上言论机关以外，还负着新文化宣传的使命了。那是我们所应该自己勉励的呀！

有人说：“《新黎里》议论太新了，甚么婚姻问题，甚么劳动问题，都是离经叛道的勾当，不应该出诸士林之口”。他不晓得世界原是进化的，在一时代有一时代的道德，那十八世纪式的遗老遗少，尽管想在时间轨道上开倒车，还到唐虞三代之世去，可是真理不许他这样，他们总是朝着失败的路上走，戴最后战胜的月桂冠者终究是我们新人

物，我们又何所惮而气馁呢？

有人说：“《新黎里》太唱高调了，和一般社会的程度太远，你尽管讲得高兴，老是没有人来理你，又何苦来呢？”他不晓得言论的真价值，是反抗社会的，不是服从社会的；是指导社会的，不是迎合社会的。照一般无知识的社会程度讲起来，复辟、复科举、留辫子、裹小脚，才是他们真真的民意哩。我们提倡一种主义，要问自己信不信。不问人家听不听。自己信得过是真理，尽管他们不理睬，我们尽管要讲。报纸原是制造空气的，“虽无近效，必有远功”，十年八年以后，看我们鼓吹的成绩罢！

还有人说：“《新黎里》最近几期的文章，太不切地方色彩了。什么追悼列宁，什么三民主义，这种文章，可以登载甲报，也可以登载乙报，甚而至于登载上海报，北京报，或无论那种杂志，都没有不可以的，那还像一种地方报的式样吗？说一句笑话，十八只大兵轮开到阳沟里来，就是贵记者的譬喻了”。这句话，我也以为不对。我主张我们生在二十世纪世界上中华民国国内的黎里，就应该有三重人格，一重是黎里的市民，一重是中华民国的国民，还有一重是世界的公民，有了这三重人格，方才不做时代的反叛者，不然，狭小的眼光，所见不出本乡本邑，不独人格欠缺，而且对于本乡本邑的事情，也一定不能办理妥当，因为现在已经不是闭关自守的时代，一举一动，都要有世界眼光的了。我们本县的人民，我就嫌他们眼光太

小，所以旧江属、旧震属，闹个不休；而我们本乡的人民，恐怕是小之又小，他们只晓得争权夺利，求田问舍，完全不知世界的大势，中国的现状，所以我们非靠这张报纸上，把最新的知识灌输到一般人的脑子里去了不兴。

那俄国的列宁大师，和中国的孙先生，都是现世界有名的人物；如今让他们先知道这几个有名人物的姓名，也是一桩好事情，如何能够非笑我们多事呢？

自从《新黎里》出世以来，外边的议论，大概不出以上所说的三种了。我现在把他一一辨明，那末我们以后的论调，自然还是照着我们的宗旨，积极进行。对于新的，无论主义上，文字上，都是尽力的介绍；对于旧的，无论是人，是制度，都要尽力的攻击。总而言之，我们《新黎里》，是宣传新文化，反抗旧势力的一种言论机关，我们自己顾名思义，决不会中途软化。对于我们表同情的有志者，赶快起来帮助我们吧！

（载 1924 年 4 月 1 日《新黎里》，署名 YI）

## 祥经丝厂底惨剧

△焚毙女工百余人

△受伤及失业者不计其数

△十分之九是盛泽、梅堰、平望、震泽人

上海祥经丝织厂，于三月十日夜间十一时许，在帐房内起火，延烧女工宿舍，焚毙至百余人之多，受伤者不计其数，衣服行李，都付一炬。那焚毙和受伤的女工，十分之九，都是我们吴江县属盛泽、梅堰、平望、震泽各区的人。他们为经济所驱迫，离乡背井，挈女拖男，做那辛苦的劳工，想把汗血换些金钱，养活自己的性命，不料又遭此一劫。死者葬身火窟，一家数口，靠她养命的，都沈沦到失望之渊去了。被灾者无论伤轻伤重，把最少数的积蓄，都丢掉了，此后生活的前途，更茫无把握，这真真是劳动界和妇女界绝大的惨剧呀！

追原祸首起来，祥经厂的老板和经理人，当然是要负责的。他们四层楼的厂屋，房间有五十余间之多，不应该全用木料来造，更不应该不装太平梯，不用巡更，不设消

防器具。那不是把人家性命当儿戏吗？更可恶的，据被难工人家属倪龙大等九十四人的泣诉书，说他们到乡间招工的时候，是把每日半元的工资来骗工人去的。到了上海，悔约克扣，每日只给一角二分，女工要还去的，他们便把来无形幽囚起来，上工落工，都有人看守，坐卧行动，只在这二层楼的宿舍，不准到旁的地方去。宿舍里面，只有一只扶梯，又狭又小。厂门是老早就关的，不得帐房命令，不许开门。此次火灾起后，他们还怕走漏货物倒把门窗都封锁起来。直到警察和救火队员赶到，把门窗敲破，女工始得逃命。那逃不动的和来不及逃的，就不得不做火灾的牺牲了。照此看来，他们在平常时候，既用欺骗手段，直接克扣女工的工资；等到紧急时间，更用很辣的手段，间接残害女工的性命。资本家的万恶，真真到了极点。无怪受害家属说：“厂主之肉，其足食乎？”要想诉诸法律了。

我还有一层深刻的理想，我以为离乡背井，是人类所不喜欢的，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我们中国南方的女人。那末这几百个女工，为什么受了招工人的欺骗，就冒昧出去呢？这无非是经济逼压的势力罢了。世界上的国际资本主义，以中国为尾闾，机器工业，就像老虎一般，把手工业和农业都吞食了。除了最少数的资本家，能够苟延残喘，也不外自己吸食自己同胞的血肉，把它来长养营卫，像祥经厂老板一流人物。其余中产阶级，就不免渐渐

销磨，变做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更不能不愈弄愈穷，愈弄愈苦，一直投到黑暗地狱里的最下层去了。试问暖衣饱食的人们，又谁肯抛撇了家庭，抛撇了故乡，去做每天十几小时的工作，挣那一角二分的工资呢？所以祥经厂焚毙的百余个女工，和被灾失业的几百个女工，我们不能当他隔岸火灾看待。要晓得国际资本侵掠一天不打破，民族民权民生主义的新中华民国一天不建设，中产阶级的运命，也就一天一天的堕落下去，不变做无产阶级不止。那末她们的前车，又安知不是我们的殷鉴呢？世界上事情，只有进取和堕落两条路，保守是靠不住的。要进取须有澈底改革的决心，绝对牺牲的勇气，把公众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才能够造福于人类，而自己也免了醉生梦死的徽号。不然，“四海皆秋气，一室难为春。”天演的淘汰，恐怕是不和你客气的呀！热心救国和自救的人们，还不快快起来奋斗吗？

(载 1924 年 4 月 1 日《新黎里》，署名 Y T)



## 四年来百里以内定期出版物底年表

中华民国十年九月十六日，《蚬江声》半月刊第一期出版，地点周庄。

（周庄是吴县、吴江两邑的交界地方，《蚬江声》发起人和主撰人，是属于吴县方面的，但他的精神，却能够影响到吴江的出版界里来，从民国十一年起头，一时风起云涌的定期出版物，我以为都是承受《蚬江声》底暗示的，尤其是我们《新黎里》和《新盛泽》，是直接推戴《蚬江声》的后身《新周庄》做老师，就是间接推戴《新周庄》的前身《蚬江声》做太上老师了。在宣传新文化反抗旧势力方面《蚬江声》更是亡秦的胜、广，革命军的急先锋，照东林点将录、诗坛点将录的方法排列起来，《新周庄》是及时雨宋公明，《蚬江声》才是托塔天王晁保正哩！）

十一年一月一日，《蚬江声》出新年号。

《吴江》半月刊创刊号出版，地点同里。

（他是吴江县内地方报底最先出版者，又有囊括全县的名义，论资格在本县应坐第一把交椅的呀！）

同年三月十六日《蚬江声》半月刊第十二期出版，宣

告改组。

同年三月三十一日，《吴江中学甲子级学友会季刊》第一期油印出版，地点吴江。

同年五月十一日，《吴江》半月刊始改旬刊。

同年十月一日，《芦墟》半月刊创刊号出版，地点芦墟。

同年十月十日，《新周庄》半月刊第一期出版，地点周庄。

（他是《蚬江声》的后身，从三月内《蚬江声》停版以后，经诸同志的极力进行，至此始达出版目的，为新文化大张旗鼓了。）

同年十月十八日，《盛泽》周刊第一期油印出版，地点盛泽。

同年十月二十五日，《晨光》月刊第一期出版。地点盛泽。

十二年一月一日，《余光》月刊第一期出版，地点吴江。

同年二月十六日，《觉社》月刊第一期出版，地点莘塔。

（他是提倡新文化的一枝生力军，短小精悍，颇有独到的地方，可惜寿命不长罢了。）

同年四月一日，《新周庄》半月刊出地方公会研究专号。

《芦墟》半月刊出第十期，以后停版。

《新黎里》半月刊创刊号、第一期同时出版，地点黎里。

同年四月十六日，《盛泽》周刊出三十七期，始改用铅印。

《新黎里》半月刊出旅大问题特号。

同年五月一日，《新黎里》半月刊出劳动纪念特号。

同年五月十日，《红霞》半月刊第一期出版，地点吴江。

同年五月十五日，《吴江中学校友会汇刊》半月刊第一期出版，地点吴江。

同年五月十六日，《新黎里》半月刊出婚姻问题特号。

同年六月一日，《新周庄》半月刊出夏季卫生研究专号(上)。

《新黎里》半月刊出经济公开特号。

同年六月十六日，《新周庄》半月刊出夏季卫生研究专号(下)。

同年六月三十日，《吴江中学甲子级学友会季刊》出第六期，始改用铅印。

同年七月一日，《新周庄》半月刊出暑期教育研究专号。

《新黎里》半月刊被人以过激党告密，奉省令停止出版。

《红霞》半月刊出第四期，宣告停版。

《春社》半月刊第一期出版，地点盛泽。

同年七月十四日，《觉社》半月刊出第五期，宣告停版。

同年七月十六日，《新盛泽》旬刊第一期出版，地点盛泽。

（自从《新黎里》报被勒令停版以后，新文化运动，差不多受了一个大打击，一般遗老遗少，都拍手称快，不料《新盛泽》忽地大张旗鼓起来，更不料《新黎里》又不久复活，就和文明先进的《新周庄》，结成三角同盟，真真是吾道不孤了。）

同年八月一日，《新黎里》半月刊复活，出婚姻问题续号，经济公开续号，教育研究特号。

同年八月十六日，《新黎里》半月刊出卫生特号。

同年八月二十一日，《新盛泽》旬刊出识字运动号。

同年九月九日，《吴江》旬刊始改周刊。

同年九月十六日，《新黎里》半月刊出经济公开第三号。

同年九月二十一日，《新盛泽》旬刊出市自治号。

同年九月二十九日，《晨光》月刊出第十一期，宣告停版。

同年十月四日，《新盛泽》旬刊为盛泽市民吴某虐杀婢女事，发行号外。

同年十月十日,《新盛泽》旬刊出国庆纪念号。

《盛泾》五日刊创刊号出版,地点盛泽。

《乐趣》月刊第一期出版,地点盛泽。

同年十一月十日,《励进》月刊第一期油印出版,地点吴江。

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大分湖》月刊第一期出版,地点莘塔。

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震属市乡公报》周刊第一期出版,地点震泽。

同年十二月一日,《余光》月刊出第十二期,宣告停版。

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春社》半月刊出第九期,以后停版。

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新盛泽》旬刊出体育号。

十三年一月一日,《新黎里》半月刊出元旦增刊。

同年一月十日,《吴江中学甲子级学友会季刊》出第八期,宣告停版。

《励进》月刊第三期,始改用铅印。

同年二月二十八日,《盛泽》周刊始改旬刊。

同年三月一日,《舜湖公报》两周刊创刊号出版,地点盛泽。

同年三月十五日,《盛泾》五日刊始改周刊。

(载 1924 年 4 月 1 日《新黎里》,署名YT)

## 五月一日

今天又是五月一日了！

五月一日是劳动节，是全世界的大纪念。而对于本报，却也有了一点关系。因为去年的五月一日，本报曾经出过一张增刊，后来又被人以过激党罪名，在省公署告密，受了勒令停刊的厄运，那不是一个小小的纪念吗？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我如今且把去年五月一日到今年五月一日的中间，世界大事和劳动阶级有关系的，约略写在下面吧！

(一)列宁的死和苏俄外交的胜利 列宁是全世界劳动阶级的倡导者和保护者，他在今年一月二十一日死了，那自然是劳动阶级重大的不幸。不过列宁虽死，主义不死。他所代表的苏俄联邦，从前受过资本主义的列强极端迫压的，却在他死以后，渐渐被列强承认起来，第一个是英国，第二个是意大利，如今继起承认的已有七个国家了。那不是代表劳动阶级的胜利吗？

(二)英国劳动党内阁的成立 英国是绅士和资本家

的天下，保守党和自由党，相继执政权，没有第三党插足的余地。不道到了今年，劳动党首领麦克唐纳尔居然一跃而组织内阁，打破向来的局面，那不是新兴的奇事吗？虽然劳动党在议院没有占绝对的多数，他的成功，是靠自由党帮忙的，换句话说就是劳动阶级和绅士阶级资本阶级的妥协。所以第三国际共产党对于麦内阁不能放弃印度，和其他主张的不澈底，曾经下过很严厉的攻击。不过我以为这一回劳动党执政的事情，在英国，在世界，终有相当的价值。因为将来的变化，无论麦克唐被自由党撵走，或者屈服于自由党之下，在劳动阶级，一定都有重大的反响，那最后的直接行动，便终究不可避免了。这也是值得在劳动史上大书特书的一桩事情呀！

(三)中国国民党的改组 中华民国国父孙先生，是在二十年前，就主张土地国有的。后来为了环境的关系，渐渐缩小到“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两个标语来，可是在后进国的中国，总算是最进步的主义了。所以孙先生是中国劳动阶级唯一的保护者，中国国民党是劳动阶级唯一的好友，这一次国民党的改组，更有回到民间来的倾向，他对于工人，对于农民，都提出保护的政策。一方面更积极的宣传，积极的奋斗，将来国民政府成立，便是中国劳动阶级出地狱而登天堂的日子，那影响恐怕还要普遍到全世界哩！

以上的三件事情，我以为都是一九二四年五月一日

和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日所不同的情形，值得报告于读者的，读者以为如何？

(载 1924 年 5 月 1 日《新黎里》，署名YT)